



會要

五

丙申

憲宗朝

伊
4078
22



伊弉門
號 4078
卷 12-2

觀報畧記卷之二

丙申

正月左相洪爽周所啓即聞故承旨任長源

宣城人妻

丁氏今年恰滿百歲而百歲婦人之封爵在法典未

有可擬之文故該道不得循例登聞去謹稽已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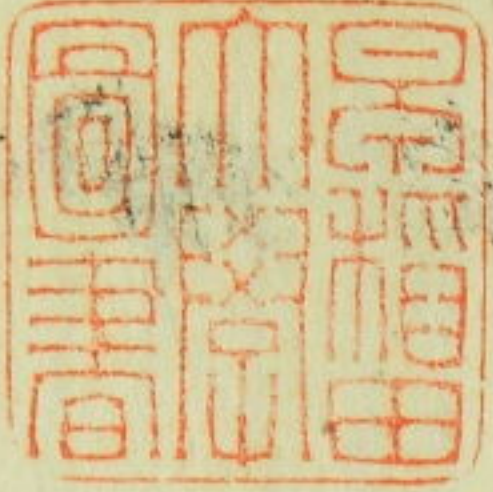
族婦女年九十若抄落封爵士庶年九十加資之後

至百歲不計資級直超崇品在前朝官婦人之滿九

十封爵者亦有因特旨直封貞故夫人之例且况堂

上命婦之洽滿百歲事甚稀貴其在尊年優老之義

必有援例示意之承敢此仰達矣東朝志曰既有旧



例以貞敬夫人封爵舉行衣資食物令本道從厚題
給存問可也○初十日宗廟移奉○增修都監章記
今日宗廟移奉時大祝徐元淳權稷李晉翼俱不待
令雖不得不推移而行而權濫則以玉署八直不即
待令參以事勢容有可恕從重推考徐元淳李晉翼
事過後拿交事侍曰允○東外侍曰大祝之不為待
令以致推移而行云者豈有如此稽緩之事雖曰紀
綱日壞百務頹廢今於莫重之事亦皆如此移安是
何本重大之事尤有重於享事則大祝不為待令至
於推移之境豈有如許事軀曰紀綱乎此若欲勤則

禁當堂有其罪此意傳之可也○左相洪奭周劄畧
伏見全監金興根疏進行將差擬其代矣此道且蒞
任以來雖未有赫赫之殊績而雍容坐鎮不擾不苟
威信所孚自底彈壓若使久於其職庶可收歲計之
功雖使年期已熟猶富有借留之舉又何可不俟限
滿徑加進易曲循一人之私願而不恤全者之利病
身成命有日濫擢雖悚而民情收繫不容泯默亞降
湖南道臣仍任之命答曰事勢如此則何難仍任依
施○十三日永寧殿移奉○成均館伴長李啓曰今
日令堂不得設行云故向其捲堂之白則諸生本

書進可憐以為伏以臣等雖卑微無似跡廁賢閔名
忝儒籍古所謂可殺而不可辱者也日前太廟移奉時
不敢僣處常所相率祇迎於路左矣不意禁衛營屏
門牌將稱以禁亂手持馬鞭衝突班次齧僕等論以
儒班佯若不聞故加毆打生徒示以儒中則視若不
見益肆凌踏在班章甫或有裂衣冠或有傷手足全
班離披衝突狼藉此誠近古所未有之變也即為注
復于該將臣李鐵使之捉送厥校則將臣托以有病
初不招問竊隸只令其下吏回語以已為除汰担因
明朝自高中送隸捉去云矣今朝送隸則漫漶半晌

周遮百方畢竟不果押送而止矣夫以一儒生之尋
常注復既是監閔即送則將臣雖重一次招問詳其
委折不言為相敬之道况以多士之見辱致有多士
之注復而驕蹇高亢漢處後堂碧使回回答有若分
付者然此雖渠守相傳之習而臣亦之見侮於一武
夫極矣况以公麼一校毆打祇逆儒生之罪何等所
犯而始許捉送終故推托顯示曲護萬侮士林若冰
但臣亦自謂之辱也列聖躬四百年待士之礼一朝
為一將臣所壞了此真亦臣等平日行已不能見重
之故也以此情悰其何敢晏然入堂乎云矣傳曰今

見兩懷為諸生不勝慨然營校亦人何敢無端凌侮
多士乎設如諸生之言真有所犯性後該將戶使嚴
治可也欲其押送果將何為雖然諸生之言既如此
該校令禁營嚴棍懲勵而聖廟守設何事重大而遽
為捲堂之系所失不細即為晚渝還可也

大學儒生上左相洪爽周書曰伏以生等日昨見辱之事至有
捲堂妄陳下懷及承批告不勝惶縮即為相率入堂而伏乞告君
以實欺天罪大生等恐後識粗解此義豈敢以忘孟浪
之事上干天聽乎蓋所謂太孝祇迎人各具中服列立道左眾目所
屬分別甚易批使禁謀付波靡而及之為牌將者當亟止之而乃

及益肆豪橫鞭箠狼藉東撞西衝全班盡倒而其中老儒四人有
破其冠而抱其喉者有裂其冠而付其膚者此非生等之言也案一
市人之所指笑也橫羅難較忍忿故未即為此後於該營使之投送
則大將專使棧閑初許除汰投送未乃後之以閣下分付率拒不送
蓋從前有此本事則無論某司下隸自當中生復投杖今輕重移
法司照律自是例也生等此舉不過照例而禁將之曲該一校不有多
士未知其意之果何如也生等始見無前之存守於營校終受不小之侮
於武心以生等固不足惜而官之國事四百餘年行士之禮法此劫地也固
知捲堂事跡極為重大而控訴並外情迫勢窮敢以身當目擊之事
必其仰徹多情志未字辭意不達今適白墜於地同之科考夫有欺同

之兵不恤不知味生中伸不敵也然而更陣而懷義兮是懼懼也賢閑情踪難
安有天莫敵無地自容敵此灯漬竹慘茵之下呼呼近日陵園之兒軀因
生等自反處而取敵之地人者一番名為祗近拱手端立忽然為賊校之所
凌踏而方外或疑其先失閣下事灯其實狀生亦所以不避倍越區自
明者也第上處分之下更事及回極涉未安而譬如人子以死於父母
必因一門子辱語達情由以約其怒是亦孝子之道也一伏願閣
下行得之暇一陳生亦肝腸打吾君之前任生亦免為構處構欺因之
德則夫然後生亦始可齒於人類矣○左相唇書累么麼一軍校
不識書矜之重通衢大道眾目環視之中有此無前之悖舉其
為案情之齟齬矣獨念君子之所羞恥而已哉該管收臣若不嚴

治則呈單于師儒送言于法司照律定罪刑之配之固無所不可而屢度
往復必要提送毋或反為控訴之耶且聞當直數十名成群作黨聚待
于要路云若或打提送之際為此輩毆打則聽聞所反恐或始累以此之
故因該將臣之性復於今拘囚以待檢問守保之後仍為移送杖曹分付
云云果有是矣以此為答亦安敢辭也今於處分先降錄占部重犯刑
之校免已嚴棍在朝宗禮待賢閑之道亦云至矣設有二句語之屬於
匪怒之教者惟當有改無勉恭承作成之德意又何必強引於不當
引之地以自啟於瀆辱之科乎天日在上容先畢婦內者不疾何憂之有
情之可憐傾倒無隱錄茲臣之寔所惶汲

次對三相洪爽周卷以禁將李鐵求廢務事嚴賊○

備過司以李完植為禁將金煥○有政以李憲球為通更參○人日製生負林肯洙直赴殿試○東朝傳曰非但同我異罰又此徑歲三懲其罪羅州定配洪鍾浩放送○東朝傳曰箕伯辭陛時使之極擇道薦令見狀啓二人俱是行篤年高並六品職待窠調用以示朝家優待有行義人之意

二月掌令盧光斗疏畧臣謹按孟子於方宣王非堯舜不陳於滕杏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亦在學之而已今之說堯舜者求之於勲業治化則宜其冕為而難名也巡解而莫狀也夫堯舜之道只在一部小

學而小學之綱領有三曰立教也明倫也敬身也孰以典謨而規之命契命獲即立教之事也欽明溫恭即敬身之工也自唐虞以降下及殷周之盛人莫不有學家莫不有教彛倫之教行於上而禮義之俗成於下詩書所述傳記所載至言至論無非使人明倫而敬身則此唐虞三代之所以後世莫及而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學教大闡以小孝一書為教化先務立訓義以教蒙士設講解以諭家邦以至誠取人必先小孝大比而設講庠製而置額維閭巷愚夫愚婦皆知小孝之方者即列聖躬行之化也稽我殿下以

堯舜生知之聖承祖宗報天之象冲年副服連日劬
講而大僚進戒或有以小孝為今日妄用之資者哉
言乎噫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堯舜之所以為堯舜盡
在小学一書而我聖朝祖宗家法亦惟是小学一書
則小学一部即万世人君之柯則也嗚呼今日何事
之時也黃襪于尺知思漸長一念之間聖狂分焉一
言之際治亂繫焉此誠為堯為舜之一大機會也嘗
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正為今
日道也仕願殿下懋哉必以小学一書汝臬不志

求規古人之意字、而必下其義句、而必究其理
其所以立教者如何所以明倫者如何所以敬身者
如何非但講說而已思有以解之非但能念而已思
有以行之勿益而暮習日就而月將則古人所謂浚
然冰釋怡然理順將有不期然而然者豈推之政令
施措之間無往而不然則臣愚以陳堯舜之道不過
如是而已豈不倚欬嗚呼臣之所受於庭者惟此小
學一書也小学之最先者明倫而臣於五倫未能一
焉雖行事執而有風林之虞此則宜守而無琴衡之
樂終鮮兄弟孤陋寡聞則於是四者皆已闕如而惟

是事君一節猶可及之此臣所以進退有思夙夜靡
解移孝為忠平日志願而年迫衰暮迄無報補小臣
死於此死不足贖咎而不勝狗馬區區之私謹採諸
經中彝倫之切實語各一篇足以小學一二章通全
附末寫成一冊子不捨僭擬敢獻至上殿下勿
以陳腐而弃之置諸左右溝壑之暇時賜視覽下未
又不為萬一之助也答曰言出忠悃而所陳冊子亦
為切實極用嘉尚矣○東朝傳曰今見掌令盧光斗
陳勉疏及所進冊子為然忠悃發於真情不欺嘉尚
遠人事尤貴右副承旨許進其代除板以示勸家獎

用之意○政院啓即見副司直姜時煥上疏到院者
戰慄連武事未前有所當還下送而係是言事此不
得不捧入不可無警推考何如傳曰允○東朝傳曰
前師疏如則求言之時毋得捧入禁令所在政院啓
辭甚為模糊不知為何說當請承旨以重推考封啓
之道臣忠盜金一艘推考○副司直姜時煥疏曰臣
素以草野之蹤早竊科第之名非分踐歷何異化
育恩造而犬馬之齒居然已七十一均埃之微忱未
致桑榆之景景豈我每念古人進先報今之義未嘗
不掩抑嗚呼此生已矣恭惟我純宗大王修御三十

五載聖泣至善深仁存渙為萬手足能名而臣民無
祿皇天不吊惟我殿下冲年空位萃之銜恤我慈聖
殿下夙夜靡闕孜孜愛勤億萬宗社是長之托庶
付畀之重積慶攸付天也祚宋抑亦無疆之惟休惟
恤也自古輔弼君撫國政此果何等時何等事也歷
考往牒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政宜承所倚毗之地因
宣協恭鞠躬盡瘁一以周公孔明心為心而不容一
日之悠泛泄也明矣不今國勢之岌岌世道之板
蕩人心之涣散日甚一日莫可底定凜乎義積於厝
火漏船失楫直令人痛哭流涕之不足字不尚寐而

無訛也以臣衰陰瞽瘖有何出氣力昌言嘉謨之可
論苟或一分振效於君父裨補於民國則雖死之日
於生之榮敢陳狂瞽之說仰效芹曝之誠一曰勤聖
學以養德性其目有五二曰恤民隱以固邦本其目
有三三曰立紀綱以尊朝廷其目有三四曰節財用
以祛奢侈其目有三五曰詰戎政以弭後患其目有
三六曰革科禁以作人才其目有三以其綱則經邦
制治之大本領以其目則救時矯弊之急先務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要不出此以外耳何謂之勤聖學
也在昔傳說之戒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孝厥庶民罔

覺大抵君治之修不修惟在典學之勤不勤而三代
之世載藉以未始忘書可孝人臣進戒之辭於為如
此矧今我殿下聖安天希必欲敦孝之工曷曰天於他
成功之異而希聖天希必欲敦孝之工曷曰天於他
君子以自強不息孝之道如何亦惟曰自強不息而
已請言其目其一在朝經幄之臣非不立之而只召
對畫講忘文飾禮而已林下窮經讀書老成碩德之
士不患無人別選輔導之任專委啓沃之責簡其札
與汝其休教養之知夕細海也其一聖孝之節先以
力者莫如六經史乘而聖賢格致誠正之工古今理

亂與廢之蹟無不備載及孝之柯則前代之龜鑑也
熟讀詳味後游厥依以正其本澤以明其流道而傳
外百字諸書涉涉汗漫無益於心身而反有害於明
善窮理之工矣其一開言路乃所以廣聰明而共有
資益於孝問思辨之工矣夫以人君之學如深宮廣
囷之中其何以明達庶務知周万物乎所以置堦閣
言責之官凡係表駭闕遠時政得失人物臧否無不
盡言杜諱訕打委之於諫官而已闢四方之門來四
方之言好向好察從諫弗畔此所謂開言路廣聰明
而言路開則衆善畢集聰明廣則渣滓自成聖孝之

進其可量哉其一屏去耳目玩好弄技之物而後左
右不正之物以可以表德表志者至或投於心目
周卦旅爻之訓法澤文却馬之戒一日之間惟問賢
士大夫執道誨化於几案方冊上工夫而人至一心
万化之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若私慾也道心
者善理也可不懼也者於危微之戒哉其今日德
以万事宜莫大於中執聖孝係耆聖躬而殿下一身
印宗廟生靈之主其所以十分順養之方化於飲食起
居之節慎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俱是養正作聖之工
也苟或寒暄有時作撥毫常則其何以日就月將躋

于高明之域哉伏願殿下惟精惟一以期為堯為舜
之聖焉何謂之恤民隱也書曰民惟邦本：固邦圉
肆又召公之戒成王也以誠小民為祈天之命本夫
民至愚而至卑可愛而亦可畏也其可愛可畏足以
民心向背而其所以向背在乎為人上者之恤隱與
否恤者憐保惻怛之謂也隱疾者苦惘瘵之謂也苟
論今日之民勢何事非疾苦何事非惘瘵而自我祖
宗朝子視之遺民一朝盡入於推溝倒懸之無所控
告怨徹穹壤特九重既遠四聰未達耳請言其目其
一擇守令明黜陟者為有民有邑之第一政而民命

休戚係於守令守令治否係於方伯其所以榮其爵
重其祿非為一人一家之私也昔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人之為才固難兼而百
里之命豈可人：而寄之哉國朝取人專以世祿之
故自來銓注之親初非為官而擇人必也為人而擇
官地閔為先其次顏私其次蹊路而只論邑况之厚
薄而已雖有每政擇差之飭教未見對揚之實效又
若殿最考績之法龔黃召杜之循良范滂蘓章之風
采夫何專美於古昔而炎涼太明愛惡太偏褒者未
必明貶者未必否苟其邑腴而餽厚何患乎不陟人

微而勢孤無往而不黜既未能擇其人又未能明其
黜陟民邑之偏受其害亦惟曰選部方伯之責而大
公至正無偏無私其不在代天之工乎其一恤民之
政莫先於薄稅歛輕徭役而今日繁重之弊可勝言
哉以言乎糶糶古所以為民今所以厲民而奸吏舞
弄上下交征剝民之肌髓浚民之膏血究其實則邑
：虛簿在：烏有而千弊百瘼指不勝撻矣以言乎
賦稅田政定制自有惟正之常數而無名科外之徵
歛年增歲加其所謂結歛戶歛陌徵族徵至再至三
不翅比前而倍筵各樣上納則恣意乾沒逐年愆期

蕩然無復有法意矣以言乎軍政逃故填代之法先
為檢驗查實之後自官庭面看疤丁乃是不易之常
法而近來各邑一切廢却只以一片紙小兒名出帖
徵番虛實愈眩奸弊滋興此不過厭煩避苦初出無
前無窮之弊矣凡此三政之紊亂皆所以無民無邑
之張本而於是乎葑屋瓶罌計斗鼎鐮鋤無日不
搜括無事不搜奪着作歛民之長技竟敢吏隸之囊
橐安有責在字牧之任：他劫掠之事乎苟是當捧
當納則官有常法常刑夫安用搜民產而奪民財也
唉彼窮民終歲眊眊不能一日之安堵吁彌載路問

里蕭然似此光景足可以上干天和此而不別般加
恤到底察隱其何以民有孑遺乎其一斯民之瘁焦
虐政豈有如若此時之甚而我慈重殿下前後飭諭
之惻怛懇摯有可以感泣鬼神然惠化未沾民不聊
生鴻嗷魚喁去而益甚通來數年之間前日之完邑
無不弊敗曩時之殘况無不夥多此何故焉苟或有
困有民其所嚴法令大懲創在所不已而一犯貪污
不法之罪徵其贓物還屬本邑以謝其民終其身永
錮不叙則尚可以少懲也耶伏願殿下念茲在茲以
救如焚如溺之命焉何謂之立紀綱也詩曰勉：我

王綱紀四方昌黎韓愈之言曰善計天下者察綱紀
之理亂而已矣夫紀綱者人主之權柄王府之閑和
而若綱之綱有絲之有紀綱無綱則不能張係無紀
則不能理自古有國以來何嘗有紀綱之理而亂不
理而治者苟使善計國者試察今日之紀綱當以謂
何時耶恬嬉成習而百僚怠惰禁綱解紐而庶事叢
隍內而各司外而列邑專事姑息之繡縫了無經法
之顧忌至若災歲蠲恤之特惠大僚申奏之行會終
故水涸而不行澤不下究朝廷之上曰綱曰紀可以
系一而反偶如此而國之為國未敢知也請言其目

其一我朝聖相承典章文物燦然備具此所謂欲
法堯舜當法祖宗者也導德齊禮以明先王之道信
賞必罰以行先王之政不愆不忘是則足徵以之正
朝廷正百官正四方正萬民則表端而氣直風行而
草偃自然有不期之效矣其一五刑五流有國之紀
綱而近來王章太寬赦典太頻陽春涕澤之典此是
天地好生之德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除非罪犯
大故舉皆薄勘旋宥晏然若無故者然苟無常刑常
法之可畏則凡係怙終故犯之事何憚而不為乎上
無道撥下無法守此之謂也其一頻命繡衣之臣按

法持斧巡行列邑是亦紀綱中一事也原隰皇華周爰咨詢風穀所及奸猾屏息蓋其懲貪墨伸冤枉察幽隱有非按道伯方之比肆惟前後名碩之臣亦多建白頻遣之事雖或吐剛茹柔亦豈因噎而廢食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年二年有聞無穀可勝欵哉伏願殿下之綱之紀以懲其無忌無憚之習焉何謂之節財用也大易節之為卦澤上有水止而涵畜之象而君子以之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按大學絜矩章即治國平天下之道而終之以財用夫財用之於國關係重矣無財不可以為國不節不可以有

財而生之有道用之無限生者疾而用者舒財用足矣生者寡而食者衆財用竭矣竊念國計之哀痛未有甚於今日而傳曰民散則財聚夫何財不聚而民散國無一年之蓄材皆十室之空歎抑賦稅太減而經用愈煩歎典守不謹而奸宄莫過乎人皆曰將何以利吾家利吾身而民窮財竭愈往愈甚詎无所然哉請言其目其一崇節儉然後方可以祛奢侈祛奢侈然後方可以足財物而生財莫如節儉靡財莫如奢侈夫宮室器用輿馬穀色衣服飲食何莫亦日用之尾閭而舉世靡以儉為恥凡所以窮奢極侈

縱情肆慾者無一不有於此財蓄由何而不匱人物
由何而不凋耗乎此所以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末
流之弊窮斯濫矣其一國家務財用聖人之所戒也
大學傳曰与其有聚斂之臣官有盜臣夫聚斂者斂
民之謂也而官有盜圉之財不可斂民之物大易損
益之戒有若盍徹之對其義一也是雖斂民而益於
圉猶且不可又况斂民而益於已哉其一近來侈濫
之成習不止於傷財甚至於傷人恭惟我正宗大王
深軫列邑濫輶之弊隨見罷罷著為定式伊時之所
嘗承聆記睹者而夫何年久禁弛武臣之輪車蔭倅

之翼輶已極侈濫而又所謂乘輶之通用此何物而
此何事也無論尊卑貴賤老少男女之別道路遠近
祈寒盛暑之時必也舍馬肩輿晉人膝行謂之簡便
勝馬而曾不肩者之背汗脅息喘^念欲死噫人与馬
孰重孰輕而古者象人作俑聖猶責其無後何況以
人代畜視之不如馬來乎傷財害人恬侈萬義莫此
為甚而恬不知恠一世成風誠不異哉伏歛殿下躬
先節儉以興上行下效之化焉何謂詰戎政也易曰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暇諸豫夫戎政者陰雨待豫
之事也而并用長久之術也雖古昔聖明之世未嘗

無討叛伐罪之舉不得而巳用之者也安固不可以
忘危治固不得不慮亂而顧今昇平日久玩愒成習
凡屬武備之事視若文具置之忘域以若今日之疎
虞倘有一朝之警即奚異於藉寇兵而齎盜糧也請
言其目其一古者兵農之制獨不可復議於後世耶
今之說者曰今古異宜兵農殊制軍旅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夫古之農者即井田受田之民而有田則
有農有農則有兵相須相資初非二致而一家一丁
出兵之常也何嘗如今日疊丁虛伍之弊耶自夫此
法廢操農自農兵自兵而民不知兵矣近世戶布之

議即倣兵農之遺制亦可為富強之策而先正臣李
珣所嘗陳達於章奏者也終不能講究法制斷然行
之可不惜哉其一鍊兵閱武即是教養之常制而傳
曰不教民戰是為棄之苟非常時之教養其何以臨
卒而應敵乎挽近軍政之寒心專由於操習之年々
停廢而說者曰陰詎興師動衆之時民邑之受禁人
心之釋駭不可以不慮也此乃狃於苟安昧於謀國
之論也苟是可廢可停之事則停之可也廢之可也
而其奈不可停而停之不可廢而廢之內外營相之
元帥戎臣扈衛兵權後廢重寄忽忽修系之故弛廢

鍊昭之方至若編戶之虛額餉需之欠逋號械之害
傷城堡之缺廢任他一過曾不留意舉是河上之重
矛棘門之晚戲幸而太平而無虞終可以安享而不
幸倉卒而有變亦可以坐視耶其一天地時理俱足
人和之不如而若夫城地甲兵米粟之虛實多寡還
屬虛文外具多助之地天下傾之寡助之地親戚叛
之夫豈不然而聖人言之哉大抵苟則思亂之則思
治小民之情也試察今日之民情和乎不和乎思治
乎思亂乎在昔吳起以列國名將也其戒魏侯之言
曰在德不在險夫修德然後方可以人和人和然後

方可親以上而死長矣伏願殿下儆戒無虞以奠盤
峽鞏固之業焉何謂之革科弊也詩曰豈予君子遐
不作人又曰藹之玉多吉士伏未知近世科試之取
人皆可謂作人亦可謂多吉士乎堂之禮闈之試逐
之紛競之習是豈士子之所欲而夫人初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又豈其所學而然也不如是則不得為故
也而除書未出物色先定云者實為今日準仿語也
一徑場屋物議沸騰士習日就詿誤世道日漸淆亂
此豈尋常細故也哉請言其目其一古者庠序學校
之設宏興貢采之制其所以立教明倫蒐羅作成之

美於如何哉。執策賢良，孝廉之士，以取方正，直言之人，當時之世，教化明於上，風俗興於下，朝以其禮士，尚其志，執旨為包羞之事，從他笑罵於人，執經稽中，廟朝有意，淳古之流，申後科，書悅然行之，而一代賢俊，子彙征君子，而進小人，退理勢，然也好，而媚疾，醜，出士禍，竟使良法美制作，一覆轍之前，鑑是豈非志士之恨乎。其一我朝立國，定制，專尚經學，規於式，年科試及四學，寧齋，亦諸規，其燕翼貽漢之長遠，可，以想見於悠久之後矣。夫五經四書，帝王之典，護聖賢之心法，而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之遺

書也。誦其言，讀其書者，其於段心術之正，宜無異，異端邪歧之惑，而此之於風雲月露，爭妍妬媚，倩人借手者，不可同年而語矣。自夫世降俗渝，厭薄經術，爰，挾經術，殊非愛禮存承之義，而名之曰講儒，講科則，羞與為伍，擯而不教，於是乎聖賢經傳之書，束之高，閣，無復正學於斯世。向來洋學之熾，或乎變一古於，夷狄禽獸，而有識之憂，厥惟久矣。其一如今科試之，弊，猝難遽改，其矯革而夫設科，將以取人，取人將以，用賢，苟如今日，遂之士，雖日取百人，歲取千人，家紅，而戶白，朝青而暮紫，尚何望朝廷之得人，而賢才之

登庸乎靜寃厥由百弊之形之色之毒國病民皆從
斜目中流出来耳人臣之義所貴乎無故則欲事君
而先為欺君者烏在其取人之義哉為今之計惟有
面試一事不敢欺吾君於咫尺面前許多矯弊只在
一轉移之間何患乎有司之不公不明士習之如此
如彼乎伏願殿下至愛士趨以盡鯨魚作魚之方焉
大較礼義廉恥是謂四维而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
以為國以其有四維也漢臣賈誼之疏曰四维不張
國乃滅亡孟子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今
此而陳諸矣矣但四维之不張而何者是惻隱羞惡

何者是辭讓是非則今災異疊現警告丁寧現形
察影必有所由政宜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不暇而
窮則變變則通此乃頌否回泰之理也帝念頽波之
濫泛尚可以隄防燎原之烈熾尚可以撲滅而副手
之嗅將伯之助孰任其責將何依恃其依恃其在同
休共戚之地宜有扶顛持危之策寧或憂國不如憂
家愛君不如愛身乎如臣狗馬棲蟻之賤尚亦四朝
逮事之曰物也獲覩大聖人親賢榮利之盛化齒髮
雖老耳目猶存而言念國事之日非至於如此攬古
傷今無非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中夜不寐繞壁彷徨

惶自不覺如狂而如醉何敢顧瞻於一世之忌諱衆
目之觸忤而忌諱者非國家之福也觸忤者是藥石
之戒也出位淪事也臣義分之所敢而嫌於越俎有
懷自阻則此生此世更有何酬報之日哉然而猶不
敢索言枚舉猥微宸聽竊若緩拜徐步於心痛事急
之時不能效先正臣趙憲之雪涕陳章極言渴淪臣
罪万死無任席藁俟斲戮慄谷曰疏辭令廟堂重處
○次對左相洪爽周所啓即見海伯狀啓則延安民
家失火時村氓李四得為救其父突入火中俱被焦
爛云損身救父雖是子職之當然而閭巷匹庶之倉

卒辦此誠極嘉尚其在楸風之政合有別般獎厲優
給食物蠲其身役以示朝家表勸之意亦令營邑之
目着實頌助以為療救之地恐好矣東朝答曰依為
之○下直使臣入侍上使權敦仁奏臣於年前自此
而故鍾城前奉奉南大任吉州士人林宗七學識超
詣行誼純備不朶聞達教迪後進竊聽於閩南北士
民之誦皆以為讀書君子矜式一道云東朝答曰誠
如卿言則極為嘉尚不聞則已既聞之後何可不收
用獎掖乎待窠調用之意分付銓曹可也○大臣左
洪爽周右相洪爽周右聯劄曰人心陷溺世道壞敗憂恠之生靡

所不有而豈有如姜時煥疏之絕恃者哉外托進言之章內售不逞之圖滿紙張皇有若陳樊而旨意所在閃忽區測至於上款一二句語尤非今日北面之臣所可崩諸心而後諸口者渠若有一分嚴畏敬謹之心尚何敢以此等恃說肆然泚筆於公車之牘哉臣等一見驥慢再言痛挽心骨之俱寒無禮之逐春秋垂訓不敬之誅漢法莫嚴使此無倫恃常之類若以其言事之故而曲加誣貸則將不知何樣恠鬼因此而接踵競起豈不大可惧哉日前聖批雖伏承稟處之命而事係至重有不可以回啓勒斷茲敢聆願

少效明張之義奉命施以屏裔之典卷曰所請依施

○玉堂

校金在田
修金錫淳

昭劄曰伏見大旨昭劄批旨下者

始知姜時煥疏中許多窮盡絕恃底句語噫渠以鄉曲蟻至之賤有何怨懟於國家伎克於朝紳而有此凶悖之舉近來人心雖曰陷溺世道雖曰壞敗而不逞之態無嚴之習至於此極矣此而若不大處分嚴懲討則不知何樣恠戾又在何地可不惧哉不可但以屏裔而止若明矣加施島配之典卷曰大臣所請豈無斟量而然不允○畫講日三○西司大憲李翊會大諫趙容和正李時在掌鄭誠一權薛持白字杰劄曰人心訛誤戾在層生至於

姜時煥疏而極矣連章屢牒有若言事而首意閃忽
下語陰譎全沒倫脊莫可摸捉其中句語尤極叵測
有非人臣豈口者皆其全副禍心假托進言之名暗
售譎張之計臣等相顧駭憤莫不心顫而膽掉髮豎
而骨寒噫渠亦北面今日朝廷者也苟有一分彞性
何敢以此等凶悖之說肆然筆之於章奏之間乎此
不可以尋常庸窳勘折其罪必其蘊釀已久志在嘗
試若不窮覈而嚴處則未知何樣凶徒接腫而起正
命王府拿鞠得情使王法伸旨答曰已諭於堂劄之
批矣○王堂應 洪 祐 副 校 黃 浩 民 嚴 副 校 許 嚴副劄答曰已諭

於昨夜之批切煩○兩司睡目合新洛嘻噫痛笑姜
時煥之罪可勝誅哉渠以悻丑之微素有梟獍之性
通籍不為不久希覲者何事受恩不為不多怨對者
何心乃敢陰構一疏肆然投呈驟看外面則強分糸
目殆若鋪張沽術者然而秉考首意則捏合文字曰
非無倫不逞之語至於上款一二句語窮凶絕悖有
非人臣之萌心者噫人心世道豈料至此極耶此表
尋常劄斷則譎張眩惑至於國不國人不人矣其為
憂虞不但目下之憤慨而已豈不慄然不可不立法
嚴處清屏商罪人姜時煥亟令王府設鞠嚴向夫施

常律○院前啓云：○答姜時煥事語犯莫重誅死何
惜而仰祚慈聖好生之德姑且宥貸不允○禁府尊
記罪人姜時煥屏商事命下而臺啓方張不得舉行
事傳曰即為奉行○院議行知申李憲緯啓云：○答
曰不見府院之批年已有處分勿煥○王堂聯劄○
核理吳致淳疏例批○三司合啓憲彼時煥窮凶絕
恃之罪思之曠掉言之骨顛凡今日世面於聖朝若
孰不欲食肉而竊皮哉臣本聯陳法飲之信仰冀允
俞之喜及伏承批告下者以如此且宥貸為教慈聖好
生之德殿下仰休之孝固不勝萬分欽仰即第念法
犯莫重人臣之極罪天討有罪國家之彝典而時煥
之凶言即振古所無之一大疫疠也三尺至嚴萬戮
猶輕是豈可容貸於柔載之尚乎凶如時煥逆如時
煥而若不伏於常憲則王綱從此而解細人心因此
而靡定臣本繞壁憂歎相率申籲伏乞夫伴王章為
答曰已諭前批勿煥○金吾判李止潤知金聯疏執
藝云：○答曰王府異於三司即為舉行○三司合啓
云：○答曰前批已悉勿煥○時原任大臣奉賀南公
相議判府沈象奎左相聯劄曰伏以今日廷臣之敵
洪爽周右相朴宗薰討時煥是豈可已不已者哉王章不可以不伸也奸

萌不可以不折也一世沸騰之公議不可以久過也
人臣之罪莫大於犯上一或于此必誅無赦臣等伏
觀臺啓之批荅曰語犯莫重誅誣何惜時煥犯上之
情狀我殿下既已畢燭而無餘矣厥死之不可赦亦
已洞悉於淵衷矣又何為而靳乞於崇朝大同之與
情耶聖批又荅曰仰朕慈聖好生之德姑且宥貸聖
教所及臣亦不豈仰德欽頌而前聖之訓有曰以
生道殺人當殺而殺乃所以止殺也好生之德孰大
於是日前朕劄雖幸即蒙允俞而時煥絕恃之死固
非投屏之所勘斷况其包藏叵測之情節決非渠所

可獨辦尤不可不到底窮覈痛加磨破而後已衷情
轉激相率願伏乞亟允三司之請以嚴天討以洩
輿憤荅曰姜時煥之語犯莫重已論於日前臺啓之
批旨特以仰朕慈聖好生之德意不敢不十分鄭重
矣卿未之又如此可見大同之公議所請依施○東
朝傳曰所聞大段雜亂云待出榜武二所試官一並
拿向○畫講日二十○右相朴宗薰疏伏以試期漸近
親臨有命蒞之吉士咸造在庭玉趾貴舉閱券垢穢
以錦同慶之義庸若寘臣之美此豈甚感孰不欽仰
攢祝而第近日以來春候不調峭風振條餘寒砭肥

乍解旋作鎮日如是今距試日才數宿耳其必風息而景和寒退而氣暢有未敢卜此時觸冒勞動甚非聖人節宣之宜况今輪疼熾行京外尚老無處無之甫穰清禁固非乖氣之所敢干而乃若慎重保壽之方尤當加倍救他時預何可以乘八方之人眩咫尺之地乎大比度科以命官試取共例甚多昔在壬戌亦移設於景福宮庭今若做行治令事宜宿仗惟兩殿止慈之情必已明燭而深念在殿下傾走之孝尤豈不大有光乎臣系在保誤愚忱惶、茲以短劄仰控此案小大巨僚同情祝之若曰所請仰施○傳曰

推鞠為之

委官左相洪爽周判禁李義甲知禁李翊會郭元容同禁洪稚圭尹勣大向郎金在

田許晟鄭琦

○推鞠時死人姜時煥原情歲刑一次

訊杖二十一度停○推鞠死人姜時煥更招歲刑一

次訊杖十一度停○加差問郎林永洙○庭試取朴

萬等十八○東朝傳曰只說守令之杖遙可問而不

過十餘朔數十朔若是連易其邑雖不治何可為治

乎好則居之苦則棄歸國之置守令之意不為民

而只為集自己事乎八道守令不法無良之類無時

當黜殿最上黜此後則無論文蔭武守令朔數前無

端圖遙者吏曹拘於款面草記罷出則當該守令即

其地宜配吏曹堂上自政院罷職傳旨即為捧入○
推鞠罪人姜時煥更招問即鄭琦和外任代李明迪
○重試取 等三人○東朝傳曰姜時煥事自
初予意則不引鞠問而以有関主上聖孝之致勉從
其間數次究問非但無端緒昨見招辭天奪其魄至
於此境云者其言足為渠之斷案况避御老時之物
何足以人責付乎此時主上方在冲年今若殺渠則
八方人情不知其非之関係莫重其將曰何為而此
時殺言者為累於一初之政乎然則雖家論戶說無
以解惑豈不事関予躬之故為累於冲主乎罪人姜

時煥絕島安置當日押送而如是之後大臣三司如
或爭執則此非但不知予本意非引道而誠心事冲
主之道也此意一祚知悉○東朝傳曰推鞠撤器○
院行知中李暹韓左李景在右成逆點點啓云云答
曰卿等不見慈聖下教乎既頒布矣又何云云乎勿
煩○時原任大臣奉賢南公輒領府李相璜判府沈
聯左副金緯右副閔英世同副盧光斗啓云云
聯左副金緯右副閔英世同副盧光斗啓云云
安置之命品不勝萬一驚惑噫彼時煥必誅因赦之
罪業已悉陳於前後章牘而即以鞠廳拱招見之函
腸悖狀和盤托出不道之犯斬業已有而特以其狡

頑狼慝忍耐刑杖終不肯盡吐其緊閉情節推訊屢
日取服無期固鉢之虧快無復餘地且等連赴鞫坐
目見其凶頑之狀耳聽其悖慢之供而曾不能盡意
鈞詰造施刑章以少效明張之義慚惡憤惋無地自
容又豈格外傳輕之典適施於鞫事方張之日使此
凶醜肆然假息生出王府之門耶十行綸教惻怛申
復天地好生之德意藪包容之聖度爰越尋常矚聆
俱感至於引道誠心之教開誨惇之若詔迷于臣等
雖甚愚昧亦豈不欽頌感激思所以對揚万一而其
奈關係之至重王章之憂嚴何哉伏讀慈教有曰事

關予躬其罪之上犯莫重慈聖亦已俯燭予雖以惡
德之恢弘曲賜涵貸而我殿下又安得以逃然宥釋
予臣未尤安得不相率等雖不為請則不知止乎衷
情而激末由按抑言敬聯歛冒瀆崇嚴伏乞聖明仰
稟慈殿還收成命仍命徒訊鞫至行天誅千萬幸甚
若口獨不見慈聖下教乎予小子奉而行之可乎否
乎以卿等老成之見不思將思對揚之美而為此覆
難之舉若言不悅然也○兩司臆恥劄若曰不見都
憲之批乎善諭予意勿為紛任可也○大憲徐憲淳
跡若曰卿不見慈聖下教乎何為如是紛任不思仰

承德意之道乎○金吾

兼判李義甲知事鄭元容李翊會知事洪推圭 職制

答曰慈聖下教丁寧惻怛予小子尚不敢不奉承而

況今日羣下乎稱以執藝不即奉公万、未安即為

柔行○玉堂

副丞相李迪副丞相黃浩民修權漫李明迪副修金紹淳

職制

答曰不見大臣都憲之批乎悉諭予意勿為紛紜可

也○東朝傳曰舉行命下之後金吾則唯當舉行而

已尚今不為奉承者有何所待而然乎豈有如許事

體禁堂為先一並推考使之即速舉行○東朝傳曰

下教誤傳之中官既已拿處矣不以崇品以正卿填

差是既無前例之事則何以為之之意更不重達者

不啻万、未安見前後祭官差遣与孝成殿祭官填

差則多有全不審慎處差祭銓官施以罷職之典謙

尹秉

烈○東朝曰禁堂事誠万、駭然多成命非但經

夜雖以今日言之已過半日尚無一言眼有君綱則

豈或專以角勝為主不為奉行命令乎凡人當刻出

之禁府門定配所以入而万一遲滯則非但嚴處諸

禁堂不飭之承旨亦為嚴處以此即為分付○禁府

罪人姜時煥全羅道灵光即楸子島安置事○兩司

同 云：答曰姜時煥事已為酌處勿煩

三月東朝傳曰今月初五日即我英宗大王昇遐之

曰甲也新曰愴慕之痛益新當日元陵酌獻禮遣大臣
扈行後房知悉○東朝傳曰是年是日即我正宗
大王御極之周甲也同極之痛於戲之思靡所逮及
初十日華寧殿酌獻禮當遣大臣扈行該房知悉○
平監李紀淵辭疏谷曰方伯重任朝家之悉毗何如
而豈可因一時疾恙輒思遜免乎勿辭益殫旬宣之
責○政院啓曰禁衛大將左捕將李完植召牌之下
來詣朝房稱以身病不即入來事解所在方未安
何以為之傳曰推考東朝傳曰未知病之如何自城
外至朝房而自闕外未入闕內之病豈不異哉牌召

之下武臣來到咫尺朝外不即入來而偃處者官有
如許朝綱字更為嚴飭入來○東朝傳曰禁將事誠
方之駭然未知其病狀如何咫尺禁門身為武將前
後申飭何如而聽若不聞偃然相持者屢日朝禮師
律壞損無餘不可一向仍置禁將施以罷職不叙之
典○侍司薦以金煠為禁將○政院啓諸道之臣
如非拿向削黜則凡狀啓例不得以都事督行而平
監李紀淵謂有身病度却公務以假都事督行狀啓
係是過情雖不得不捧入按以事解極為未安從重
推考何如傳曰允○東朝傳曰日前疏批以一時之

病豈可通易重任為言今見此語則為廢務者尤意
外未知有何事端因私事而廢却公務則是私事反
重於公事不翅負朝家委此之意亦亦人臣事君之
道理万之未安該道臣為先從重推考嚴飭更毋以
廢務二字登聞假都事萬一更為稽行則先自假都
事嚴分矣以此意政院回諭○平監李紀洵疏畧臣
之稟病之外又有微諒之尤難暫冒者前禁將李完
植之自寧過敏也過營入見而以接待之不得滿意
至有臣親禪傳令差校之舉臣若有所失則自反之
不暇而律之朝觐以外藩見過於將臣若此而豈可

置之不欲較而覲然對將吏乎况彼既作快心之事
更有何引嫌之端而仍不受符竟被譴罷其自為去
就固不關於臣等而內外之間輕重懸殊將任之匪
知非他故則為藩臣者獨可晏然而已乎此又臣決
去之一端而疾痛之呼為急侮辱之羞矣恤慈教既
及於事端其在無隱之義不得不若此尾陳而煩猥
慚惡益無以自容唇曰向來慈教鄭重截嚴卿安得
不顧分義一向稱病乎前禁將事他自所失於卿何
有勿復辭巽即為視務○東朝傳曰前及教飭何如
而更敢以病說煩聽也此時本道事勢民情至於此

末如之何有一分精誠於朝家設使有難強之病勢
占情勢他不暇彈心竭力對揚委毗之本意而所
謂病與事狀真不滿一笑固是而力抗朝令然則朝
家全不禮使朝臣一直強迫之謂之自居則是獨不
念非有所敏乎人臣分義不當如是不可一向怨
平監李紀淵為先施以削賊之典○館學儒生進士
金炳源未疏畧伏見湖儒羅時永等投通太學欲懲
討公州人李勉一申瑩犯上侮賢之罪而勝付勉一
輩抵崇賢書院通文一本塗其遺辭絕悖皆意陰險
許多胡辯亂說無不侵辱先賢誣蔑當世此惟不暇

論辨乃敢肆然語及於莫重不敢言之地至舉官考
廟号謂之以文王之後豈有文王凡此數三語豈今
日海東臣子所敢萌心而後口者而今此無雜筆之
於書上誣先王之聖德臣等不覺心骨俱戰況古礼
送何阻而豈有若勉一莖之不道派罵者卦至於尊
其不當尊之句尤極悖褻亦非人臣所敢道者亦冠
儒服儒出入青衿之列而島腸撓肚積久蘊蓄有此
至凶之言作為文字投之士林誠亘萬古所無之極
送大慈也臣等不幸而首先見此義在疾教清討亟
命攸司嚴覈正刑有答曰悖通事聞極駭惋即令刑

曹振來窮數以聞。○粟寺古低勝本鵝龍山東鶴寺
聞見錄余嘗聞照月大師之言道師無孝與裴相國克廉歷
到鶴寺去佛殿之殿字而書額法堂相公曰先生欲尊佛氏
而去殿為堂何意道師曰神棲不可泄夜深人寐之際相公
更向之道師曰是敬王之道後世若有志士則必祭其君於
此洞建一祠因為廟殿宜先去佛殿之殿字相公曰先生義
人也吾亦究得者耳若以太上玉函像奉此則可歷此山之
筆耶道師曰否凡事莫之為而為然後去矣相公曰然則何
時為之師曰此洞廟殿也設國祚四百年之後而能挂鵝龍
之氣是以漢陽可期千年之都相公曰先生此有明鑑四百

年後事何以的知師曰國祚百年內君有湯武之慙臣有箕
微事亦之志相公曰此則然矣師曰既稱無微事亦則在豈
可奉其君之祀必來此祭之矣相公曰其人亦知為國祚而
來此祭之乎師曰否彼自有亘天之忠心都為其主者非為
國祚也相公曰此則然後矣世孰能述此事耶師曰國祚尚
忠崇儒則一二布衣自以為繼志述事及於朝紳之間世
臣有志不能行至於由古字成切矣相公曰然則國祚中與
之時由古字誰也師曰如周公者矣照月大師時以假寐而
寢歷之聞記八十二年之後臨終語余使大師之記而欲傳
來世之意耶往在天順二年春自上特命鶴寺招魯山魂設

飯以食而建招魂閣使儒釋輩守護翌年春年少一男子自稱梅月堂金處士來鶴寺每以山果川魚木薦其古主曹提學尚治李參判蓄鄭正郎之產宋同知侃趙進士旅成校理嬉自稱上王朝臣精備祭饌各自東西南北來祭上王修補招魂閣異哉朝家之祭魯山何處不可而必于鶴寺此上天使之為也因本事祭上王者其湏毋忽也八莖僧坦禪畧記而藏為後日證案之万一○成化四年孟春日記本學書院有梅月堂諸賢追享之論將以廣判廟宇而鳩聚材尾於近地栗寺之廢磬門工匠輩撥尾椽且撥大樑則上下樑附合之間有一古紙乃拾而見之裹送于院儒之科場舍館即二

十七日暮也撥樑前一日暮也列邑科儒輪現而異之入送于道伯：亦奇之裹送京中云其所藏則朽半置之紙色之外面接木處則如油紙色內則猶有本色字畫下全扁中有一畫缺其餘則全穩矣古之所藏樑木間有鑪削處無外障也○上王祭閣招魂碑梅月堂所撰姓金名時習字雪岑大師水麗兮山深兮月午兮陽降王靈來臨兮感洪恩兮做古徽取帝衣冠杖屨而廟祀兮引會山上大禹祠之祭儀兮山果川魚之屬兮哭秋賦淚招魂兮禮雖未盡義在茲兮敢請尚饗○恭惟歲次成化三年丁亥十四日前行吏曹參判臣曹尚治敢昭告于上王殿下之靈遙望越岑有淚無辭

取義會稽建祠于斯引古微亭奉杖屨祀茲值節衣鼓蘆菲
祀尚饗告由曹尚治猷酌金時習列奉李蓄成嬉宋侃郊之
彥趙旅僧明禪月岑雲波○感錄魂閣薦享式出於曰臣追
思之至意今為權黨所禁閣荒廢反作緇徒之設苟良可
痛哭收拾祀享騰錄藏之法堂樑閣以俟日後儒子之偶訪
也僧雲波泣血謹識○東學書院舊任鄭圭欽上縉紳書云
：執本院以奉端宗大王魂閣殿間為野火燒燼去丁亥之
冬重建以謂監葺將吏輩以廢寺佛塔上加閣移懸于閣殿
內設位之上矣適於今春享後多士咸以為不緊將欲撤而
去之則年久加閣由此為付露出周紙二軸一則僧宗徑冊

之屬一則金東谷曹通人祭端廟古跡也見者莫不竒幸且
感茲以騰呈覽即量宜指導如何○李勉一申蒙通崇賢書
院文云：本祠初建本是鄙木竭力而何物妖恠鄧奎欽者
橫出主管排斥士類與陰凶宋如圭事、同謀作度院中無
所不為以無名之人暗自追配咸脅與陽之宋南原之柳咸
安之趙多兩錢財鄭妖則廣置田宅於道內宋凶則行賂權
門圖得渠子之勅仕此果於渠過分而漸生妖計符同小人
趙秉鉉做出偽識欲為獻阿於時勢以文王之說比之不當
以周公之說比之乃不似之人敢誣古之大聖官公無言孰
不欲食其趙宋鄭三奸之肉乎其中鄭奸之愚濫眼無所忌

以牌旨侵奪營門逃走不現故鄙未付悉却奸之而後所狀
稟于營門則巡相亦察其奸惡旋即發捕可想人心之攸同
矣却又走京師不取渠兒之代因聚會無形之徒稱以結集
而取尊不當尊之端宗魂閣外斥不可作之圃隱祠廟而撰
出通文証辱士君子李注書教溥固有紀極者豈有如此
嚴者乎却未尤切憤痛更稟營門巡相推之士倫所謂三函之
討孔茂奸在士林矣是以清和華陽書院礪山竹林書院連
山遊岩書院諸章甫以其識錄之偽造痛斥渠輩之奸惡裁
通於公如鄉校抑朽貴院尚無一字問通蓋乃有私於宋而
而杜行雖行斗沒亦不可得惟取會子同聲相逐出享本祠

之追配朴堤上柳方澤成煇宋侃郊之產趙旅金時習未查
得偽識之所由則三函自故妖惡吾道自出光矣涼處幸甚
○乙未十二月東學祠都有司李勉一別有司申瑩發通宋
如圭罰尤翁遺屬豈其賤阻此亦中追配之全時習雖有志
節既是僧屬不當於吾儒正合出享且其偽識証古阿今則
亦不可不嚴斥所謂識紙出於栗寺破毀時去識石出於院
基惟改時云又有木手院隸之通得者見今却妖逃走宋函
亦不接足若自多士一次嚴問于院屬則必不隱諱直告故
以來正望日會士為許一方貴臨母至致罰也宋函則先施
罰目謗書揭壁如何却妖則自營門捉因其兄或為一周又

自院削籍被罰耳且其奸革擢出諛誌故扁謂之東學志照
人耳目使之惑信而以純宗之純謚謂之文王德之純字稱
以符合於偽識中文王之既又因主上冲年比之成王之朝
而稱以符合於偽識中周公之說奸黨之佞僕納論尤極可
痛文王之後豈有文王周公之後豈有周公哉况其識錄
文非古牀又其年位亦多相左不可無一會之嚴查云○
宋如圭自明車子如圭年方七十有二也自孤生性極劣未
嘗有與人較而惡聲至故自幸得免大過不忝家聲矣今
者忽得陰函之目賤陋之罰豈平生功有之事也百爾思之
鄧占李勉一少無嫌怨而可為僭辱之端反求內省而不愧

於所謂陰函符同行者本說多第現其胡辭亂說亦無不
陰如鄧之見辱程辱付事其論識又敢乘不敢乘之地而談
之曰比之不當又誣古大賢又曰不當言又於此中涉極
褻慢使見之者惶惑無如此在先賢諸先生其於數字凌蔑
特甚曰某：等又曰僧屬至於朝廷大夫談之曰万不似之
人又斥之曰小人又曰三奸如鄧之一言何憚而不辱乎
貴通所謂乳狗妖狐誣不足歎之而然而見者通者不知鄧
本艱末則眩於妖語惑或有一事分致疑是則不幸矣茲具
彼通之所出微端以明之幸於念者察而有以處之焉鄧
於辛卯秋後為本院掌儀壬辰秋辭免則甲午即出之秘記

云者有何与知蔡已莅任之趙曰伯有何符同行賂云者
無識無理之甚也咸趙與宋各為其先欲大祠宇故迭相注
來用財北運村輸尾則鄧是外人也有何干涉乎其言議陰
慘至極何物老姪生寧馨心術兇然李勉一豈得辦此也有
一二可疑之事去年六月以本院之空齋公判聞李掌議死
金掌議沒官以鄧為其前掌議傳喝薦任之意而院隸三四
次來邀不得已入院欲為薦望之際李勉一申望以李敬溥
有司薦呈單取題而來故鄧曰好矣有司得人矣申李去後
又有來者曰李源膺合為掌議鄧曰好矣然而其一亦已為
本官所定望奈何某唯之而去鄧即書金掌議李有司望記

填為次送院隸于都有司時潦水日甚去隸不來鄧亦謂阻
水未散矣隸忽空還而中間幻弄望記矣以是多日迄拖則
申李疑恠有司望之不去又入院中初無怒意鄧解告其由
則末乃談笑而罷矣其中申終不釋疑望記幻弄之行為此
通也或有希顛掌議而不得指駭或偽造耶且尤恠者追配
列位直斥姓名書之而拔一望越庵此其故亦何也又有一
可疑之事去冬孫山民親知者羅應春一日矍然慌忙而來
告曰東學差使今來推捉請得禁止之道鄧謂之曰院生好
矣何不入去劫之不聽息乞不已賴情所在不得已招致院
差俾不捉去又再來故書報金掌議而不送矣近聞前差使

金啓王者又來羅家云宋宅則罰通已矣更不可信而惟備
錢三十兩春享時來納云無乃何人未投羅哥若序之唯而
不得食發怒於郢出此通耶惟前而言問於李勉一則可知
其自為与假通惟後而言則寔問於金啓王則渠必自有罰
通可以直告其為通者矣念子不見其通文下似就措辭於
声討故一本騰呈覽悉後若以通辭之無嚴凶時不可尋常
視之期也採其杯呈管色依律嚴法幸甚○鄭圭欽自
明單子憲彼李勉一申瑩之通辭不啻凌噴敢道不敢言之
地則秉藝所在心寒骨冷且郢之被誣乃辱豈足為憤而渠
所紙石偽造之說亦不足為一發也然試之其由下紙錄出
於大刹大樑合祠問樞坎地而乃木手役丁之毀寺時得來
者故當任聞于道也○遺使採探形止下果非好恠而然
也喜信國祚綿遠之語而然且石記出於院基開拓之際而
適其時享會多士數百人高拜傳唱於營門下營門遺信命
採探形也此亦樂聞國祚永長之語而然也實其好恠而然
也則道仙有何聞也其詞大抵低低錄露出處下第已毀寺
今孰更考而石記藏在此下鑿穴岩尚未迂易曰纏葛根亦
蓋高房樞中若以四纏葛根更付其岩又以石記更入其岩
穴則可詳其真偽不足多乎而信惠至善勉一營之討我與
否惟在金字處立不亦好提而石中作祿一周第未公誰某

也作弊院中而今聞宋士等辭則勉一莖正足李源看之所
使也而得源看之前後豈猶行事不待此言而問惠○石記
陽刻周維四邦至文中與主誰如昌孔子一庚 成化二年
○陰刻鍾伐前鑑圖祠建移閣當為殿李祚同兵必革密職
遠修勿私以無學訓坦禪謹記○通文泮中及文進士羅時
永居羅中右文為通治事公如東學利即我端余如建閣設
享之所癸丙諸臣安矣設於之地而名以慶閱為殿之事移
建書院之意也道多士治疏叫閣之階即接懷德宋斯文如
圭甫單子得見公如人李勉一申莖革通之不遺辭極甚凶
恃語通於不敢言之地辱及於百世師之地其於誣蔑朝紳
固有紀極豈有如許振古所无之慶惟耶在冠信世傳之列
孰不知尊君慕先賢之我而喧彼勉一革有何辜負於賢明
之世而作陰譎凶險之通邪肆然以石紙之事倡出偽造之
說至於犯上誣賢之說想其志意吁亦悖矣大抵古錢石記
或出大樑合柱之間或露古庵石函之中伊時役夫院儒之
目擊黃帝色倅之執畜此豈勿論圻嶺兩湖十風素刃不翅
千枝下事跡之真贋形地之虛實不攻自破目下所見焉可
誣也今此勉一革做出偽造等說不過網打士類眩惑一世
之意也如許奸毒狡獪之物若不明法致討任其跳踉則不
知何操事機伏於何地故勝付勉一革通文及宋鄒兩單莖

以通告惟歛金執事以此通意輪布收汝疏嚴討云云○
又泮通中云泣噴痛矣人臣之凶逆斯文之亂賊從古何限
而至於李勉一申堂而極矣案以一己之私怨搆捏院傳之
不足至於詆罵天日凌辱先賢侵逼朝紳者或出於細打士
類眩惑一世之意古今天下官有是耶論其犯下万剛程
輒却未不竟心寒而碎碎至案通告者已過數日而明張致
討尚比寧未分金意之有何就慎而然耶凡有血氣此而
非我國者必不與此凶逆之輩異刻同天故所以更通伏願
念子不日汝疏使亂賊輩不為彼息古史載李甚云

傳曰元陵酌敵祀敵官領府李相璜豹皮賜給大祝徐載

淳加資資者寧金朴魯壽渴若廣令李俊秀祭監察
李敏翼各上弦弓賜給別檢李晉祥奉金輔根陞
六華寧殿酌敵祀敵官左相洪爽周豹皮賜給執祀
趙在慶大祝權稷加資典祀官兼殿司令華判李敏
策祝史僕僉李奎秀齋郎惠郎李玄五賢者義直姜
濟謁者水檢鄭琬容祭監徐有隅各上弦弓賜給兼
令華判李敏策鹿皮賜給守門將洪時榮金遠浩上
弦弓賜給○平監望徐憲淳鄭基一金道喜○東朝
傳曰箕伯事万二慨然前後飭教竟何如則以不當
之事不顧分義事棘固執而欲為角勝豈謂平日先

公後私之義削或輕典之輕典而此時通易則本道
民事之無限良貝許多迎送之弊姑舍適中其願命
令之顛倒何如前平監李紀濶特為分揀即其地以
外補例戴罪舉行之意即為下諭○刑曹草記悖通
罪人李勉一申瑩等屢度盤覈一直抵賴無意輸款
寃厥情狀萬：痛惡固當嚴刑得情是乎矣第其前
後供招隱然推諉於鄭圭欽是白遣六字固署為此
通之執職乃有李二千黃海哲金啓玉輩居中干涉
緊出於諸招其在詳覈之道不可不一番寃詰鄭圭
欽李二千黃海哲金啓玉等秘閑該道日夜捉來以
為寃竟之地何如傳曰允○翼宗大王貽封加封別
算傳曰提調兼封標官知事申在植圻伯金道喜監
役及都差負楊牧柳基常並加資地方官永平李在
稼陞釵浮石差負抱川沈興祖兒馬賜給都看役前
郡守金魯鵬準戕除授其餘奏時官工匠負役等考
例施賞○宗廟永寧殿還安○刑曹草記為茅如右
人等招辭是置有亦問前罪人等反粟寃詰則鄭圭
欽之當初受疑以圖署為真職是白加尼即者金啓
玉招辭內金永晉為名人出給通文使渠傳于崇賢
書院丁官納俵是白遣又於鄭圭欽招內作之書之

者金字大也雖非目覩亦因宋欽俊聞之云今此更
查之作書者既有可擬傳去者又此自服端緒始露
根因可破是白如乎此獄旨際專在兩金其在明覈
之道不可不更為質問金字大金永喜並為秘閔法
道即令捉來俾為嚴查取服何如傳曰允○太廟增
修都監別單都提沈象奎鞍具馬面納子婿弟姪中
初仕調用提調金道根既馬面給李止淵徐耕輔加
資朴岐壽豹皮賜給都廳金大根尹興奎加資郎廳
五人禮叙監造官別工作並陞六副者役以下賜賞
宗廟永宮殿上樑文製述官申在植熟馬賜給書寫

金道根徐耕輔豹皮賜給兩處讀文官司香官執事
並上弦弓賜給贊笏東西唱捧上樑文官并兒馬賜
給宗廟移安時大祝洪祐詰等八人摠僕正權籙本
七人摠通礼盧光斗本八人並兒馬賜給還安時大
祝洪在詰本八人摠僕正李莊緒本八人摠通礼朴
龍九等八人並長弓賜給永宮殿移安時大祝黃浩
民本八摠僕正李光載本八人摠通礼梁在孟本八
人還安時大祝沈宜升八人摠僕正權本八人摠
通礼鄭顯璞本八人賞上同兩次凡諸事以下各加
一資○若者代加廟司令以下賜賞有差

四月傳曰領敦寧回甲不遠在予仰軀之道慰幸何
可量也宣醜宴需今非其時而不意之舉亦不可謂
衣資食物令戶曹視最優例輸送事分付○領敦趙
萬永劄請竊衣資食物輸送之命答曰尊年優老其
在他人亦然况予今日之心物不稱誠礼即然矣卿
其勿辭安心領受○刑曹啓向因金啓玉傳直之招
金永晉金字大玉為捉來与諸倅達之盤覈面之頭
質則啓玉忽又變幻而招永晉隨而終始發明竟使
微情疑眩端緒錯亂是白如干乃茲耶圭欽之真贓
高署益露其奸狀無怪矣或謂或謂將變踏本者雖

免欵巧而反拙其作其書終不直告者案得求生而
必死是白能除良胡辭說無非窮遁而招後供俱
是証引節之狡惡万之痛惡平問之下難以取服死
人耶圭欽嚴刑寃向朔水得情何如啓死人並移送
王府後鞫得情可也○推鞫委官洪爽周判禁李義
趙得林李時在
金在田徐憲淳時死人耶圭欽黃海招金啓玉李勉
一申莖金字大金永晉李二千原情○推鞫死人黃
哲海訊杖十三度停金啓玉訊杖十一度停鄭圭欽
訊杖二十一度停李勉一鄭圭欽面質○罪人黃海
哲更推訊杖十一度停金啓玉鄭圭欽更推各訊杖

十一度停○罪人金啓玉訊杖十度停鄭圭欽訊杖
七度停傳曰推鞠姑停○罪人鄭圭欽訊杖九度停
捧遲晚罪人宋禧鼎拿未原情与圭欽面質○罪人
圭欽結業年四十四父之焯父矣父弘暹母林召史
母笑父春相並故父母以胎生於京所安城木洞而
隨父母入籍居生於忠清道公州南面是白子旂行
孟節次段矣身狡慝妖邪鬼域為性凶戾狠毒集穢
同腸出沒京鄉馮托狡院作偽瞞人自是伎倆投通
惹鬧者作能事請張事端接以陳疏誘聚諸道儒生
騙取各人錢財閃忽詭惑無所不至是白在如平敢

生拊制众口之奸計把作恣行眩臆之妙方搆出孟
通投傳于崇賢書院借人姓名歛逞感嫁禍自辱其
身意在藉口掩迹而其中一二句語上犯莫重於孟
絕恃之道節真是受載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是
白如手排布之巧密情狀之隱秘自謂鬼神莫例是
白如可乾道孔昭天網不漏盤詰之下奸狀畢露孟
通即踏之六字圖署股合矣身以藏之伴孟通以寫
之趣散兩的然足矣身書納之樣狡跡則左契如執
真贓則和盤托出十日所視百喙雖容証人惡道尚
屬得事自如以托圭欽不待時處斬藉沒家產為白

手事○鞠廳亭記犯上不道罪人主欽既已具格捧
結案今方照律以八矣主欽之借名投通既已從露
則李勉一申堂主張函通之元自故昭脫而其出入
校院憑藉作契之狀既多現露於众招之中不容無
懲金字大金永晋干涉函通雖無迹而憑藉作契之
罪亦与勉一輩無異上項四囚並還送該道令道臣
分輕重照法懲勘金啓玉傳通之狀既吐旋諱究厥
情節已極殊常而秋曹鞠庭屢度其辭疑亂獄情尤
万之狡惡亦為下送該道各別嚴刑照法遠配黃海
哲疑似之跡既出於院屬妻之言渠雖云見白於法

該營對質之時而自明之辭有難準信還送該道量
宜勘處李二千當初違向不過是圖署一欺之立證
而既無違錯之辭泰酌放送來禧鼎段不但脫空於
面質主欽之招亦云無函通做出之事所當白放而
行已不謹名出鞠招亦不可全然無罪令該府照律
勘放何如傳曰允○禁府犯上不道罪人主欽當日
西小門外不待時處斬事○宋禧鼎杖八十收贖奪
告身三等放送事○持平韓啓源疏伙以送古北送
何限而豈有如主欽至妖且凶者哉渠以鄉分悞至
之賤潛埋平日蛇蝎之毒憑托校院請張誰或出沒

京鄉閃忽區測者已是凶徒恠鬼而至於自作凶通
假借他名敢以不道之說上逼莫重之地奸狀則雖
欲稼禍而凶壯則莫掩素蓄思之心寒何幸盡覈之
下送節畢露藁街之懸王章克伸神人之憤庶可少
洩而如此振古所無之惡道不可但以誅止其乃臣
請處斬罪人主欽加施孝教典答曰罪人孝教事係
是法外不允○次對左相洪爽周而啓今番主欽之
有凶情臣實乞直是亘古之所未聞而究其所由起
之端專在東孝祠院之憑藉近日一種雜類之假托
士論依附儒院以為挾私售利之詐者寔是難矯之

弊習其為士林之羞恥已無可言而畢竟疫恠至有
今番凶逆而極矣所謂東孝書院本是僧徒住持之
寺刹也至於魂祀守設亦係四百年相傳之事昔在
正廟朝嘗兩覽其祀存冊子以資考證取舍於莊陵
配食之錄仍即還之於本寺依例為領袖之於主管
以我正廟聖學之卓越百王闡典咸舉秩文大付凡
於礼仪儀式之間有絲毫未妥若同不逐加厚正務
將至常而朽於此事三仍曰贊無以舉論大聖人精
義微旨亦有可以仰德若矣祠院私祠卞有禁令而
至於此寺則尤非可以容讖於建院若分付道臣依

法典即為禁斷仍存東學寺曰禘依前令依徒守疏
雖於日後或有仍釐曰禘後稱祠院者先自不禁
之道且與地方官當別樣論劾以此意預為申飭祠
院即擬額号自當燒火而其中亦有忠賢位板之安
奉者則毀撤之際亦合審慎此則令道且另求其措
處之宜從長計之至與毀撤形口即為登聞之意今
付何如東朝卷曰予聞亦有東鶴寺而不知其何
時有書院之今番書院飲方古以無古法德修之狀未
嘗不由於馮藉書院曰羽曰院要作拙制人口之計
巧惜凶惡是即不為以至此境予未分何以處之則

好矣今聞卿言不竟然依為之此舉亦真誤翻騰
下送錦營措處之際務盡安詳事分付可也又所啓
妖言之禁自來至嚴謹稽律文有曰凡造讖律妖書
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古人書法其重如何此防
微杜亂之立有可以想見者而習俗好異民志靡定
往往以妖誕不經之說相與傳播而不分其自干於
大禁好亂樂禍之徒又從而做出凶言以煽動狂惑
之資此不痛加懲禁則狂言之惡又將無以不至為
先以臣所奏出系奉頒示中外如有現葭一依律文
施行以為定人心絕罪萌之地何如東朝卷曰矣翅

嚴禁而已予之平日所崇絕痛者此也依為之

五月慶監趙秉鉉陪咸陽郡守洪章奕曰事過引屢
促不還令該曹催促還任事東朝傳曰現此狀略以
民之構誣官長至該伴之不為下去大開紀綱亂民
則道臣躬自盤覈勿論首從一並嚴刑遠配以為一
分懲戒之後狀聞之意令付該守令衙堂嚴飭明日
內下送○孝和殿執事的執禮後別單發禮、判趙
寅永蠲典祀奉常正李益文殿司奉奉李義書執尊
司成黃荃安通禮部甄璞丁庠教駉執礼工洪洪李
潤大祝李煥礼房承旨李魯集加別講日三○東朝

傳曰永同縣監李秉孝段八奎侍下執病危重特為
赦送永同以為改差勿拘擇差下送又傳曰向來飭
教出北守令之厭避癸色曰事上京不為下去之事
則為老侍下無兄弟有執病之人一直強迫反非孝
理之政自今為始為老侍下守令吏曹知其惡案以
為改差而因此下教吏曹若一並濶狹則是不識朝
家本意以此意分付吏曹○兩朝禦製儀寫本校準
及列聖御製合祔本奉印時校正監印閣臣別單原
任提孝南公輟沈象奎洪奭周朴宗薰驍具提學趙
寅永政鄭元容徐有渠直提徐憲淳正直提朴永元

嘉原任直閣徐俊輔李光文嘉嘉恩李景在諫高李
公翼通原任待教李憲璋嘉金正喜趙斗淳嘉以上
加資原任直閣吳取善金學性帝待教金洙根六陛○
御製繕寫時校準閣臣大臣趙寅永以下帝李景
在以下嫺檢書官各上強寫字官以下依辛酉年例
施賞○以趙寅永為大提學國監金道根趙宏永徐
○右相朴宗薰劄畧曰於葉院采行密有方惶感是
者本院所管其重何如雖尋常出納固當十分審慎
不容一毫疎忽而况生材封入其為慎重尤係自別
凡妙製研搗之節呢盈秤測之用或失控察致欠潔

淨則厥罪非輕故封題之錯誤揀擇之不精亦各有
定律不以青過而原之即所以尊其祚而慎其事也
其何可以監收与否後罪而自恕乎勤罰雖心於年
屬逮責宜先打長官恭侯嚴命答曰東鄉處分宜官
只警不審而已且本此監進之事則於卿何有不可
以此自引安心勿辯○上凌金魯好都令尹殺大結
禁伏以臣奉叨嘗業之任夙宵慄臧奔走彈竭即臣
等之責耳日前伏奉回劄材料內入之命臣等固當
必執者檢備盡致情之道而後便內入已成近例只
令監官帶引以石料十分必慎之地乃有是而不

審之失万之警休美必先者不但古之遺訓躬自
監臨即本院之曰例其事體之繁重臣分之當盡
何如而乃敢慢不照察任其務息苟寤其罪臣亦為
首乃者惡茲在嚴宣官院吏決去之命臣亦律院郵
罰晏然自立宜其分我即安云云答曰已論於相
之批旨卿亦勿引咎可也○左相洪爽周右相朴
宗董劄臣亦於宣官及筆院之屬受命之乘有不
万之警悖若天下之事至重而臣大至嚴而臣謹者
豈有過於御竹筆料之封也哉合和之稍不如法
封題之些少錯誤俱有背律此亦不貸况此既露之

變如此自宜於命宣官及筆院書其決去為殺○院議
尹薛大行左李魯集右李鐸遠
左副趙錫龜右副趙秉憲曰權漫
請答曰已論於大臣劄批勿煩○玉堂副丞相校金在田金
送副校黃浩民和修劄曰云云答曰已論於
宋尚玉副催李明迪沈宜升李秉德劄答曰東朝
大臣劄批勿煩○兩司掌李秉德劄答曰東朝
處分已下矣勿煩○東朝傳曰湯副事林亦嚴重大
為自別其所處分之為為勸予亦不知本事實究竟
覈之德情以至上好生之泣終此新許而公又滋發
宣官院吏出付收司盡問以入
六月東朝傳曰盡覈之保亦有一毫可疑之端更為

嚴訊到底窮數。大提多趙宣承跡若卿其此任所
聖已欠勿辭行已。刑曹啓宜官金著仁華色書矣
鄧鈺內閣軍士李順大亦更加嚴而友與鈞詰了金
著仁鄧鈺亦段研鉄之未及洗滌俱為自服封入之
際吳氣有無宜是不公而位稱不審如有好謹之心
豈有不審之說嚴訊之下如箭沒德終不直告去空
痛惋李順大段研鉄亦重地乃敢以極責不精之物
足就研磨於首重罪血以致在前之事實歎以犯節
一驚惋軍士咸啓三股研軍時渠死至以宜自詳察
而心不審自服極多痛跡並三更加嚴而期於得

罪不但為錯誤不如法之比其不可強之以不審劫
之以辱罰也明者藉曰不審之。此等重之地者其
罪已屬同教目下所犯又矣特不審而心計在度寬
大惡德好生勿為巨細惟恐或付且未也豈敢不何
得而為事之關係何如可重何如。又置旁等。了
劫不恩其數有者微告細故之可推若此計歷日推
惟毛骨為悚能聞而盜及情如沸今家不痛如盜竅
如法嚴分則國綱之掃如國無可言中亦之法感必
者其甚不自以性在豪之類強家金不識御第之
為重其為極其深惡以不台其何可也而之念及此

夢切憐然伏乞聖明俯賜裁察出付彼司施以苦練
卷曰監官後亦不審之罪固有之其情心若情等所
以東約約量亦輕重之間也柳木沙為此道中之語
辛口廿六日大殿目內入軀汝宜以為諸君太在時有厭毛水
刺之症出太和河以生材內入先紫五貼廿七日並熱之係系
色度以黑水並葉人大替更並他賊其名亦如之一過入曹
一過拍問內宜掌務官則以為口前玉柜丹新製其伴水工深
研之而炒研之葉恐入多內以不潔葉生材名之危之則
白豆冠等管仁多芽三種色度以何副使查實今日前內
水工以川枳石礪黃研去云云又以石礪三與種葉同研色

情何如東朝傳曰自知知其為不審妄妄之事也此
屬評別是可得之情事非莫幸莫大不審之罪宜官
及院吏烏得免在辟然若在顯廟外時有古今番事
同終始之事其其是情特免其死今日且不可何法
哉死人全善仁節鉅五法死監死此以首宜及言日
上番入直宜官言之常時系極情富如此事豈此也
不立乎首宜及上番宜官亦為去內閱軍士李快
大比忠養其誠宜不識某院不重敵活雜物於御案
研究以至上下震怒之境乎方之痛惋更加嚴而一
次限已身德島為奴也但不於免當時不於禁傷之

失其在重事跡之道尤不可仍置某院三提調朴宗

魯尹並施羅職之典○東朝傳曰近來聞闕內入

直官負勿論文蔭武皆製系於某院云此則所未聞

之事也若有一分忌憚嚴畏之心豈至於此已往雖

不追究如後有此本說之八聞斷不容貸掖隸輩及

各司下屬輩討索無限其為紛出不可測量云某院

所重何如而渠輩敢若是橫侵乎掖隸不嚴飭于司

謁司鑰統長俾俊裔習更無犯科之弊各司下隸則

自某院直以某司下屬之作訖告于提調先自該官

負而勘罪宜官輩維於相較而掩蓋則宜官當先決

去翻騰此傳教使某院揭壁○院議左副黃秩致文啓宜

官及某院內閣下屬之所犯振古罕聞云、答曰已

諭於大臣之批勿煩○左相洪奭周劄案臣即伏見

東朝傳教下者有宜官及某院內閣下屬酌慶之命

區區下忱竊不勝愛歎之至此輩之心犯果如何而

前後下教每以不審為由怨之端御供藥料之封進

是何等至重莫嚴之事則於此而不審是全無一毫

敬謹之心也此其罪已不宜少貸况以治瘡身惡之

物肆然活穢於御藥研藥之器是徒悖無羞之腸吐

萬頭而尚有餘辜決不可以其無知之故曲加參酌

至於身居守立之地而慢不照管目見偷研之狀而恬無呵禁者論厥辜犯亦合何辟臣分人理雖不可責之於此輩獨不念王章之不可少掩後弊之將至難言伏願慈教以顯廟故事為今日仰法之道天地好生之德憲章繼述之意案不任欽頌萬之而格外如常之恩恐非後世所可據援且臣未敢知伊時瘡藥之研亦果如今番之私自偷用時耶事係莫重心骨尚慙冒控愚衷伏乞仰稟東朝更加訊鞫共正憲章若曰某院処分出於東朝好生之治意仰遂顯廟時事而行之予與卿將順之不暇矣卿其諄之○至

堂

副在洪祐結校全在田副校黃浩茂郭泣和修宋尚玉

聰劄卷四已論法批

勿煩○刑曹罪人金善仁全羅南原古今憲郭鈕與白鹿盜賊犯之記李快大姑島郭金甲盜賊已身為汝咸啓三度尚機張意此盜犯事○大提趙宣永再改卷四已論前批卿此其人乎校正時意勿復固辭即為存念○東朝傳曰淑善翁至平遊寫恠庶何可盡言正宗大王黃王先大王同氣惟一人再以此以凌依於貴重之情理尤為惡切豈合今日當此之境情乎奈何率淑善翁至去盡中使汝喪杖時祀祭本節今請曹依例新成服日遣內侍致帛致茶東

園副器一部輸送事分付東物侍曰淑善翁主表葵
以一尋估券り○傳曰奉淑善翁主房券致時錢三
千兩草紙大假子疋紅大假一疋藍大假四疋米五
十石木三同布三同輸送事分付○大提趙宮永三
疏答曰甄至於三例亦付矣勿復固讓即為肅命○
禁府啓前清安和監金能淳美本府以啓内班族女
人拉入官庭勒加醜名竟致自裁且其欺瞞私營俱
有道陪杖八十後二年定記礼山日與驛定記事東
物侍曰此非人家是所却而記所以本危内為之未
知程及一如何而占道于其家足云万々未安禁府

堂上越侍一等此草記還給記所更定以入

改黃海
長連

七月東物侍曰兼房三提叙用前右相仍任而職○
傳曰向來東物受命事外之不得不然恩叙有
日尚不造物御妾以是為引而返也乎春夏之交接
盾荒郊在記嘗念御其即日還第事並史官侍論于
右相○事物侍曰兼机之旨嚴休職之与同即此重
臣之家外而且其平日小心謹慎而及勤勞實心外
達之記可畫寫而嘗兩稱系今焉共進進念昔年其
為痛盡任可老言卒贊泰朴周壽表致時外表需送
後輸之事分付戶曹成世日並承旨致茶○史官七

啓右相朴宗薰以為臣罪重罰輕此怒為榮屏迹荒
郊杜門誓伏枕痛哭之偏陰操辜寧之莫補摺手
捫心含息靡安夫事無重於製業我多蔽於先帝或
於是而乃有一毫未若底道理不更有何事可輪轉
賤分乎況此事實屬至前乃此无妄不後之此聖
度此心於寬假公以不宥存恕公以且不可偏在
臣我分其何辭自解何款日立乎死心於打為罪
可贖臣不敢以已勸自居千萬不自立為未或何息
叙逐降爵職後廢印又近臣備此別論深宣王以賤
臣樓屠郊坳曲垂聖念諱告初重臣此為驚懷震恐

繼之以涕淚交迸上之所以愛臣者若是其優恩隆
曠越而臣之所以自放者如彼其甚此出尤可見臣
之死不可赦也第伏念刑政之銷刻不可以不愷辟
逮之懲禁不可以不嚴若謂臣曾忝大官程占微末
有間焉則是誠不然位顯者責倍官尊者戒深有死
劫之宜重為勸宥亦不輕撻諸事理較然可為臣
甚甚冥迷者不至於金常分寧或以為聖處分故為
自引乎誠以臣自知死罪伏重憲而已今若為進侍
免肆其擬叙打是正去乾分察此公私我諱之即故
出恩造金之情也金感曠理雲天惟嚴殊危信○傳

曰昨日傳所之去謂卿稔然還第今見附卷滿紙張
皇有字真有可引者然此後不舒仰神且聖特教之
漁立相無不悅於程度之窮乎予誠不安之甚矣叙
器皆心特告古事又係無妄此如此是相持之事所
也連宦更宜立之卿其即為安心也第○史官查歷
右相朴宗堇以為今下論皆依清懼汗浹背至於或
字之教尤不敢發刻承前乘情震悚靡敢窺今方
是伏金吾門外恭候嚴誅云如臣等後路之意敢啓
傳曰公道○政院應右相朴宗堇今方待命于金吾
門外云○傳曰吾在公卿之安心臣第今何自若如

此以不安二字為難安而至於昏命乃方之過矣此
然卿尤以難安為言蓋臣等不何難還收乎卿其諒
之○假注文用中啓右相朴宗堇以為臣泥首塵伏
之中又伏奉別諭下若海表慰藉委曲節重且之萬
並霜雪雨露並萃一身未知無狀負死之臣何以得
此至於何難還收之教陸仁厚澤由軫至此奉修以
至感悚陳越不克血淚之自通必承恩言義不敢更
事煩達故動紳庶今方冒死抗款歸還私次謹告打
日間收召已禱之神爽冒入名字仰請处分云○傳
曰右相既已還第昨日傳教中予誠不安之甚矣七

字是收○實錄廳草記纂修之役今已垂畢堂上金
道根李上潤趙宣永申在植徐有傑鄧元容並仍察
校正之任何如傳曰允○右相朴宗薰疏答曰予之
所引言者已悉於前論卿之所引言者已悉於前論
又有何未盡之得蘊而如是德○年古事之元妄斷
然疑固如前波交分○為至當卿有深引不已如
何則可以校於卿心乎望卿勿後固執以幸國事○
次對左相洪爽周所略禁直事跡至為嚴重除非執
病呈跡者外元無擅離之規間或有身病之十分危
重不宥少淹於清禁之中○不○不微稟出送而此

亦是絕罕之例也近聞王署翰院之臣往往以微恙
細故多難耗稟之事跡○係涉極寒心事過已久若
此雖一○追理而曰前儒臣之因私故煩稟出去以
致自對之不得仿負者有不宥是警當請王堂祐以
遣器之典唯院之曲循入稟其失○為不細者該承
旨從重核考何如東朝答曰依為之○以金弘根為
副學旋以疏進以李憲璋為之○入侍時兼房都提
沈象奎所略提調金銘除拜已至多日尚在鄉外謂
有身病不為上來雖未知病勢之如何而常兼重任
豈容如是久曠事跡殊甚未安推考警責仍令以院

申飭使之不日斯速入來何如上曰依為之○東朝
傳曰兼提事案未可知若以情勢言之已性昭晰無
餘如不可往之地此云性殺不可往也以往役出脚
則即令常兼之任獨輕於往役乎除拜已論旬日飭
教又為二度而一向稱病終不動念乎此重臣乎重
去就不以輕若是言而予言不足為輕重也雖敵以
下如有向則有若重臣乎重亦人臣也繼此臥家更
可否之若但稱病者事終果如是者可乎兼提處更
尚以入○東朝傳曰卿之前後情地予即昭然知之
者程為遠也有疑於去就者卿之過而予豈虛言如

不信予言則已如欲信之即為入來仍公更勿相持
陳快分義道理也○傳曰此宰臣之罪非故犯非但
勸律宜有差等享官連為有故番次苟銀春川府定
配死人金在三特為高降叙用口傳付軍職仍差享
官○大憲金銘疏答曰卿以向來出脚諉以往役而
復為遠巡往役特是可出之事果有真不可出之義
亦將謂之往役而冒赴乎可出則出不可出則不出
自有酌量於其初如卿之乍出旋復引入古今天下
無有此箇義理况日前以下前後慈教丁寧忌例傍
現為之感泣卿安得強引無極之義不思所以何承

德意之地乎勿後固執即為八未甫命

八月本館園五點李東迪權大肯表趙啓昇鄭澠李

殷相李在直南獻中洪說謨徐憲淳朴齊憲表曹雲

承俞鎮子洪翼爽趙雲澈金在根韓洛源李晉契李

時在李正履金池喜取二十人副學李憲璋在
副副趙得林副校

李源益併和
副併金洙根○以嶺伯趙秉能狀陪昌原等民

家類歷事東朝傳曰當此秋成之節各邑漂類若是

顯然誠甚矜向其中蔚山金海密陽梁山等地方多或

至二百餘戶小不下百戶其所奠接法構之方尤不

容少緩原恤典外另加顧助俾無一民棲遑失所之

歎曰邑漂類戶中如有當年在納之是特令限明秋

停退歷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一并商議○付是司

啓祀享執事閩仔甚嚴一有不格厥死不輕日前南

壇祭禮引金秉侃以行祀時不為待令之死自政院

摘考請勸付諸有司使之科治而法書以律文中祀

享失誤系援引死止決杖帶職放逐云所謂失誤云

者蓋指儀節之際無情做錯而言古所謂青災之

類也今此金秉侃受香之時無故陪進將事之夜不

知去處其為甚嚴不謹已足前所未聞又何可怕之

失誤只不為警並與職名而使之自如乎汝漸不富

所失非細當該判臺施以譴罷之典金秉侃更令該
曹從重擬律亟施竄配何如傳曰允金秉侃別無更
問之端嚴刑二次絕島減死定配津○都堂四點李
東迪朴心壽鄭蓋姜時永權大肯趙啓昇鄭澠金穰
根李殷相李在直南獻中洪說漢徐憲淳朴方憲曹
雲承俞鎮五林基洙李繪九李魯確洪契燮曹錫亨
趙雲澈金在根韓啓源李晉契李时在李涵達李正
後金德善朴來万三十人左相洪奭周文憲趙宗永
吏判徐耕輔右贊金其殷
吏奉李○付急司陪科坊律禁固有成規昨年特飭
尤極截嚴凡在右司之臣自當惕念奉以無敢干科

而積弊已痼常情狃易若死臨車申警難保永久無
弛見今監試初試開場迫近試官差出方在隔日令
該曹極立情擇仍以精白粹屬察心恢公之意另以
申飭以送至於場內場外之諸級奸弊當禁自在只
當隨其現法以法從事亦以此意嚴飭于監試官禁
亂官處俾知各別畏隨從擱入之倫孔家長也
有昨年成命今亦當依此彩更令前期知委以嚴先
甲之令何如傳曰允○東物傳曰向來大臣以修科
有飭教為好云而飭教若不足為今日物臣有一
分向國之心何待飭教而精白對揚乎不然則空言

而已焉用飭教為哉以此意分付試官○留學司陪
科坊之前後申飭何未截嚴而昨日監試初試一所
試官進詣試園之時至子之預先聚待者乘其圍門
之暫開一窩擁入充滿坊內為試官者不能採束
禁口於擁入之際又不能責諭出送於先入之後任
其以為仍以設場入門為次自恣為然而應與技檢
禁亂等法般般一切拋置近日科禁此無不有而
如許雜亂又係翔聞其在重國試勵士習之道決不
可因其冒入苟且了當而大比之科事體不輕此不
敢懇請罷場當該試官監試官不可無所般般責為

先施以不叙之典待出榜後捧告八門官禁亂官亦
待事出後令該府拿問嚴處何如傳曰允○傳曰此
是稟病差後無期事體為且禁將金煥許進○傳是
司以李完植為禁物○政院啓因大臣送奏津官翔
置拘留間之堂即捧現告拿問勘處事兼措啓下而
該館謂以年余未詳不即現告以致傳告之徑竊未
捧拿勘事跡何未截嚴而若是遲緩方、駭然不飭
之大司成為先從推考使之即速現告何如傳曰允
○大司成張教根疏日昨竄送因大僚兩陳津中拘
留間初蓋之堂即有捧現告之命且隨即查別翔

設由來頗久而本北闕由於堂即若初無文蹟之可
擬又無年条之可詳其時雖某令長由覈出成命多
日尚未至以之承問估之警於是乎臣之疲軟務息
之狀益多所逃臣不勝問隘惶感再敢披實仰懇伏
乞法臣溺職之罪以安私分云云 奏曰事在久意既
無以查得則特為勿問而今後如有犯科勵民之
端下屬之嚴而意配始舍先自不能禁飭之伴長斷
當重勸爾以批旨洞倫律中可也 ○板理李家淳跋
臣今丐免不宜贖他而事在自下不容泯默畧此附
陳科坊法之本末嚴重前後惡教何本諄復而今番

一所監試之官詣院開場之前許多儒生先自攔入
紛拏雜踏專沒試體以此光景前所未聞仍為設場
苟且莫甚堂之國試豈容若是為試官者始有不能
禁飭之失終又不免因循之責安得無警而籌略既
已論罪則今不必架疊至於風之乖損無復餘地瞻
聆所及不勝寒心此若仍置後弊難防且以為今番
一所監試特為罷榜以重國體以屬士習斷不可已
也若曰士習之至此宗為寒心爾言是矣今廟堂即
為重處○備過司尊記誠有如儒目所論者即地罷
場固不容已而大比之科事甚重若非自上特教

在前未嘗有既設旋罷之例日前本司章記至於論
勘試官而不敢直請罷場者實以是也見今排榜之
後事面与前又異謹稽大典有曰凡科場罪在試官
則罪試罪在舉子則罪舉子勿為罷場此即是金石
之成典有不可輕易毀割到今請罷尤非自下所敢
容故儒臣所請罷榜一款置之此後場屋更或有雜
亂之弊即令啓稟撤罷以為杜弊之地何如東朝答
曰士習之駭然真甚於今番實是罷榜之事而所以
於此雖慎者自有深量罷榜一款置之以示朝家待
儒生甚優之意可也

九月次對左相洪爽周所啓近日科場之雜亂愈往
愈甚無弊不有至於今番一所擯入之舉而又無復
餘地矣此專由於如臣無似忝在廊廟不能董飭之
致自頽惶惡稟無可言而以今士習之日下國綱之
日頽若無別般變動末頭之弊益將不知其何所紀
極科舉之設所以取才需用也而職此不已則適足
為壞亂風俗蔑棄國法之具反不如革罷之為愈在
昔皇明初服當十年不設科舉我朝國初以舉子輩
多冒濫六器進士試八年似此大舉措固不敢逸
於目下雖以罷榜一事言之既有大典定製亦不可

更為乖論而第念罷榜與罷場不同撤罷於未及拆
榜之前者非罷榜乃罷場也式年大比之罷場雖無
已例而別試初試則曾亦有一二番自下請罷之舉
別試事體亦與大比無異且之不能援此例直請
罷場於試官八圍之初者實難道固陋昏謬之責而
此後場屋之雜亂尤甚若則令於題設試之前啓
聞罷場俾赴舉士子知有羞愧做場似或為申嚴科
規之一助故敢此仰達矣東朝答曰依為之又所啓
今番監試一二所出榜暮未免侵夜而二所則三更
之後方始拆榜云科試事體本自嚴重昏黑之後防

奸尤難故從前拆榜必在朝晝之間年前一番監試
之薄暮出榜拖到深夜者尚以奸弊之滋生致連培
言之抨彈至於三更後始拆又是前所未有况更鼓
已深之後凡干公事本不得循例呈級而踰越常格
無難仰煩者尤万々未安一所出榜比二所出榜差
早該試官且已因他罪論劾二所諸試官並從重推
考此後則凡係科榜暮無得侵夜之意申明曰規俾
無違越何如東朝答曰依為之又所啓科場疑問之
題本不出於四書之外而今番文科一所初場題
誤以禮記所載為論語之文揭示於多士咸造之庭

聖經引用何等慎重而其所做錯實非尋常當該試
官待竣事並施遣罷之典何如東朝若曰依為之○
秋到記講洪在重製進士李謙洙直赴殿試○次對
東朝傳曰年事如此民皆將至死境而就中守令亦
不各別擇差則此便是自予手盡刈之也而銓有一
分向國之意則不待番二申飭而擇人矣每當都政
之時雖有對揚之申飭而猶不免為例談數句則視
若尋常全無意味謂此時主上幼冲婦人不識政事
恣為其所欲為而然從前之時反而思之則雖自己
所為之事亦自愧而不知之中得罪於天地祖宗

似當知之矣罪云罪云此時作罪者是真罪也過盡
一生將無容恕之日矣即今兩銓皆除拜屬耳始未
知如何為之而九重之內亦有耳有目毋認以不覩
不聞也我東臣子孰非喬木世臣又無不世受國恩
而至若今兩銓則尤有与他別之人雖一政事勿為
無關係而放心循私作罪人於此時也万一作罪則
不但他日無敢拜先王之顏卿輩祖先何以見之耶
○禮曹草記今此附太廟付景宗大王神位祔祔事
尚叔大臣則領府李相瓚以為世序祔迂昭載經禮
亦有我祖宗已行之彙典俯詢之下臣無容他议係

是莫重儀禮伏願上裁云判府沈象奎以為躋附迭
迂禮莫重尊而五世之祧經傳著為常制邦典亦與
成憲而今於俯詢之下尤有以仰敬謹之至意臣淺
陋無容他議云洪爽周朴
宗薰同啓東朝傳曰諸大臣獻議如
此謹遵彝典奉行大也○有政以尹聲大為慶監○
右相朴宗薰疏請孝和殿冬享扈行答曰大享只隔
親行成命又為多日諸節今已快浹豈可因一時微
恙而至於停宿乎謹仰勿為過慮○傳曰松留尹尙圭
承旨代
有闕各別擇差○仿邊司以朴齊聞為開留
十月仿邊司以南履炯為開留加嘉善朴尙樞
改直代○次

對戶判李止淵所啓即見江監韓益相年分狀啓之
之下者則以田稅大同停退之議至登後錄諸条矣
廟堂雖未及覆奏而正稅法意至嚴且重在前雖值
大歛之歲道臣毋敢越格陳請此路一開後弊勝言
道臣所陳雖出民情之切惡事体以在有難泛者而
勿論臣謂江監韓益相施以罷職之典宜矣東朝傳
曰依為之○左相洪爽周劄伏以今日筵席因度支
長所奏有閩東道臣譴罷之命矣惟正之稅關係至
重越格請停大傷事体掌賦之地固不宜無此糾警
而第念本道以積弊之局又遭荐歛願領之喘莫保

朝夕蚤。小民不諳事面，只認以按道之臣為百姓。仰請寬督而至，被譴罰則反恐有違於朝家。奠安之本意事涉垂體，雖云難貫情出為民，案合曲諒。至於此時迎送之弊，亦不容不顧念。有暫時苟切，猶云以小示警飭。臣謂江監韓益相特賜分揀，仍任前職，恐不失為朝廷處置之當矣。答曰：所請依施。○副應教李是遠疏母病云：臣本以木石之頑，夙抱不卒之痛。先父窀穸之地，手自植松，積累辛勤，坼甲之種子漸抽萌芽，如薺之離根，稍成枝幹，無異精衛之填海。少寓窮天之哀慕，忽於意慮之外，慘被前縣監張燮

元斫拔之廢，十步切逼之處，舉為蹂躪之場，現其斤斧之殘酷，殆若磨之躬，受糜鹿之觸，犯尚為古人之悲歎，則燮元雖在暴乃人耳。既知有父母，亦知有墳墓，又知有國法。若使知為臣於國，為子於家者，粗有本末，則人何忍逞其慘毒之手於臣父塋域乎？詩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臣之宜死而復宜死，固已久而又久而尚不溘也。至使禍延先楸之封植，目為官庭之訟民事體之所闕，羞辱之所始，不止臣一身之庸防，雖有面目之醜，然形骸之病殘，何忍以生之徒自處乎？凡人之以處出進退為言者，以其有身

也及其無身一切人事皆故冥漠更無言語之可措
則今日情跡又異於年前疏顯時茲敢於病倒焦惶
中畧陳愚迫之私兼控哀寃之情伏乞聖慈俯垂鑑
諒亟進且戢以便救護因治臣逋慢瀆授之罪以嚴
法紀焉臣曰爾其可謂不審矣勿辭救護○東朝傳
曰副丞相李是遠稱以救護以肩越之語登諾好章
眼有朝廷室室如是當若之如何姑舍所謂承旨之
在政院者捧約如此之疏深為寒心無以為為捧約
承旨同副尹施以濫罷之典○賓廳大王大妃殿尊
號文仁王大妃殿尊號孝裕○純宗庭配領相李時

秀金載瓚右相金履喬別單書八四點領相李秉模
左相金思穆○左相洪奭周所啓頃因李是遠上疏
有捧約承旨罷戢之処分矣以其疏規之則張燮元
之舉措誠亦駭妄此以該儒臣繡行時封庫被罪之
守令不顧嫌疑有此爭端者尤為不韙而其事則不
過是呈官可下者也告君之事何事重大而辜讀之
間張皇肩越事跡所在誠可寒心捧約承宣既已蒙
勅則陳疏之儒臣尤不容辨追遠罰施以不叙之典
何如東朝臣曰依為之○雷動電光啓二十二日○
院左張教根啓曰伏以臣等伏見青培之報雷動

之異乃在於收藏之節且木聚首相顧不勝悒貽願
今聖化旁達慈德均冒是宜天心悅豫休祥自臻而
夫何夷之燁、之光若是其丁寧警告也噫定不虛
生必有所召且木不敢以某事某應傳會為說而惟
我殿下試視今日之象治乎否乎以言乎朝象則紀
綱解紐大小恬嬉以言乎言路則揜阿成習規箴無
聞以言乎民隱則飢饉荐至殿屎日甚而州縣之倉
墨無懲以言乎國計則旱澇相仍財賦歲倍而公私
之徑用耗結朱夫子所云一毛一髮無不受病強不
幸近之矣在下之人事尤不能修者則在上之仁天

安得無嗔怒而示警也卦且木區、之見竊以為人
君一心万化之源其美甚微其惡甚著古人所謂一
念之善景星度雲一念之惡疾風恠雨誠至言也未
敢知燕間出狝之中或欠於操存者察之工屢禮却
俞之際或忽緝巡時敏之方以伏邪穢並深思惕然
恐悞反躬自省洞、屬、克盡討越之誠益懋消弭
之方焉且木敢在正密憂忱耿、躬責陳高之言仰
瀆崇巖之趾惟殿下懋哉惶恐敢啓若曰所陳切實
當体念矣○東朝傳曰當此收藏之月夷燁輝光無
異夏節驚悚惶惕之心何可盡收靜思其故矣不虛

生目所不見耳所不聞事勿論即今上而國勢之孤
危下而民生之困瘁罕於前古而飢饉荐至公私罄
竭紀綱解弛百度沘沘之中主上冲年未已人當此
極艱之會雖於民國之事晝夜憧之憂慮一時不
弛而本是識見淺短智慮茫昧政令施措豈無違於
事理乎是以上以天怒下以民怨此皆所以致災之
之為言無之則已矣有之則不出於此時而出於何
時及躬而省則一則未已人之罪二則未已人之罪
慚悚兢懼無所可比自今日至二十六日減膳而大
殿亦為一體至行上自承弼下至百執事時政得失

皆為洞然指陳以為萬分一對越上天警告之意○

大臣洪爽周朴崇薰劄自引答曰省劄具悉卿亦之愚所陳

切寤皆中今日之病春之憂愛之誠沃所感我而至

若引咎求免反非平日體國之義豈謂卿亦老成念

不及此也方之過矣惟望卿亦益彈匪躬之節益懋

弭災之策以幸國事○吏曹案錄編修官單洪在詰

趙得林李源益姜時永李墀權大肯金鏞紀注官曹

雲承趙雲澈趙然春尹致定柳聖和姜漢赫記事官

金炳奎金應均李源庚

十一月東朝傳曰北路歉荒近年中似為最甚冬節

及春窮民情迫急景况如目見矣明年賑政道日應
為經紀而朝家豈无別般矜念乎本道所約麥布許
令代錢以除民力其中相半留置用於賑資端川當
年奉貢銀一体劃給進上庶苜相半停濟一并補於
賑資事自廟堂知委○東朝傳曰祠廟後陳質時各
道方物：膳亦為一体置之事分付○傳曰別茶礼
當執行矣百官入恭○傳曰今夜弛禁○以山陵守
侍陵官以下魂殿享官以下別單傳曰山陵守陵官
興仁君最應加資內廐馬鞍具侍陵官金允光同恭
奉忠義以下賜賞有差魂殿享官洪顯周金賢根金

炳晴金道根金在昌內下約金在三興完君是應朴
岐壽加恭奉忠義以下賞有差宗戚執事洪顯周金
賢根金炳晴金道根金在昌朴岐壽朴宗喜金在三
熟朴鎬壽金左根準職除授洪祐結社叙鄭海尚待閣版守
奏時官以下賞有差○傳曰仁陵恭奉一窠陞作令
○大憲宋穉圭上疏答曰首疏具悉居諸近迈孝成
殿祥事查過予小子廓然庶建益浚如新意謂此時
赴班今見喪事極尚此彌留奉慮深切南至已過
春序將屆望湏勿以館職為辭益加調治幡然上未
以副予如渴之思左承旨李義肇製進○東朝傳曰大殿大學

畢講矣慶幸莫過於此予心嘉悅何以盡形前後侍
講之大小官俸處施賞以示予喜意政院與內閣同
視以傳功講大臣閣承王翰注兼史六十八人各賜冠帶次表裏○東朝傳曰仁
陵多有厘正之事雖付生手且有健陵已例仁陵令
李玄緯平市主簿趙鎮常口傳相換使之回用詞訟
○左相洪爽周右相朴宗薰請對入侍東朝教曰因
何事求對也左相曰捕廳諸囚推覈已久而緣賊魁
之未捉究竟無期騷訛轉甚民志靡定誠不勝同然
終見嶺伯及東萊之抵書往後北京中者有一殊常
之類擱入倭館投書彼中其書中辭語之寤函絕情

亘古未有係是私書往復始不敢張皇仰達而聞其
行迹與捕廳諸囚有相閑涉者在逃之魁從此有斯
得之路既聞之後不可不即刻發捕而事係重大方
且自營府有啓聞云既啓之後似不可遽然付出於
捕校須稟旨舉行然後可無掣碍既當發捕不容少
緩故相率求對矣捕將令方待令若承下教則謹當
分付而其捉來之際所徑營邑使之各別舉行以無
疎虞何如東朝教曰使之捉來而詳傳此漢之得罪
亡命之由於館倭宜矣此漢所謂寤函極惡萬殺猶
輕必是膺中也左相曰所謂函書乃之絕情心骨俱

顛所當既地請鞠而只憑私書有難處然仰請此罪人之容自年紀行止蹤迹分明是漏網之賊魁與捕廳諸一番頭面自可曉然如是之後即為移送王府似為宜矣東朝教曰此則似然矣右相曰此是私書往後無異傳聞雖不敢質言仰奏而容自年紀既與相符其所投函書窮凶絕恃往牒所無而只在囚諸漢之招昭合况其改名不改姓又可見欲巧反拙且非罪犯必死逋逃亡命者則豈出此窟汴者乎其為膺中更無可疑特以啓聞之前故自該廳發捕其間必有修啓慮或難於出付故必送稟承命奉行也東

朝命捕將入侍教曰罪人若今日發捕則往還當費幾日乎柳相弼曰騎驛而去則不過四五日得達而捉來之時則嚴加着護故似當為十許日矣東朝教曰發送校卒之時列邑作弊各別申飭必以事由詳傳於倭館也右相此則當使萊伯詳喻矣東朝教曰使萊伯為之相弼曰謹當另飭於下去捕校矣東朝教曰函書既入彼中則似不可無一番破惑之乘大

臣之見何如左相曰函書一本聞已自館中入送馬島云既入馬島亦必轉致于江戶彼中之人似亦無信聽之理而在邦我道理不可無一番破惑之乘矣

右相曰：「吾書絕悖，不道見者孰不知吾肚，而既已投示，館倭矣。以事情揣度，館倭見此，必不得不通報。島主島主又必不得不轉報江戶矣。然則在我之義，當待其寃竟，顛末宜即傳報於彼中，以為破惑之道矣。」東朝教曰：「以是之故，予言如此。」左相曰：「渠雖投以吾書，彼豈有信聽之理乎？」東朝教曰：「稱以士族者亦多，為吾賊德惠入於其僮，則他國人之事，何其保其不信乎？」左相曰：「誠亦有是慮矣。倭館則偽諂我國事情，且目擊其虛謊之狀，姑無信聽之理。而馬島江戶相距既遠，驟聞其說，亦或未免於疑。眩獄事寃竟之後，

即當破惑之舉矣。右相曰：「島倭江戶之信與不信，固難遙度，而館倭則必是不信，故至投給罪人，贖示吾書矣。」○左相洪爽周奏曰：「臣竊有區區之私懇，雖涉猥越，而亦有關於朝家事體者。茲敢冒所違矣。具賞之典，在所慎惜爵秩名號，尤不冝濫。今番宗戚賞典，且之後子祐詰猥被陞叙之恩，渠已濫叨準職例。當陞通政之階矣。渠之年紀，今纔為二十四歲，雖以身在草土，姑未付職，而三年終制之後，亦不過為二十六歲。古人以少年登第為一不幸，况以若蒙駸遽躋下大夫之列，其不幸尤當如何也。此猶屬一家之私而

以渠處地切此誤恩童子備官之譏爵及私昵之歎
又豈不貽累於聖朝大公之政乎渠之處地異於他
人眷愛庇覆之迥出尋常闔門之常所銘鏤而曲加
成就俾免於匪分之謗過論之失是乃所以愛惜庇
護之也斯之此言寔出衷曲特賜諒快許還收不
能無區區顯祝東朝教曰所奏固然而且好矣左相
家謹慎謙約之風常所欽慕而又有此言寔是公私
之慶事其為成慶之地陞叙則特為還收賞典則不
可已者自內當下豹皮一領矣頃以此意傳布於祐
詰也左相曰伏蒙此教不覺感涕之被而天地父母

生成之澤豈臣闔門所能報其万一乎恍恍感激不
知所以仰違矣○東朝傳曰北閩：東歎荒之狀既
因前後道啓而知之其間賑政未知何以拮据而哀
彼幾十萬赤子當此寒節其顛顛瀕死之狀如在目
中夙宵憶之食不下咽月初北閩雖有示意之舉殆
同沃焦然有名無實以此之故又於南北閩戶曹所
納羨布代錢之折半當納者限明秋停退均廳所納
詳定代錢者折半則均分萬減於南北閩則折半則
劃補賑資南北兩所在官船稅錢七百兩劃給買鹽各
殿朔膳及三名日方物：膳限明秋停捧臘月進上

一体停減本宮別差所管海戶進上限明秋停減內
局一年所捧藥材令政院區別分數停減閩東則軍
布依道臣年分狀請許施均廳所納漁鹽船稅折半
則蕩減折半則劃補賑資以為兩道民一半分紓力
之地內下銀子八百兩下於閩北四百兩下於閩東
丹木四千斤胡椒六十斗白礬千斤自廟堂分數下
送於兩道宜謂此數之當賑政之一隅特示朝家惻
念顧恤之意廟堂消詳知悉東朝傳曰因此思之兩
湖綿歉雖有勝於嶺南恠歎則一也兩湖大同木邊
依嶺南例并許折半代錢事分付東朝傳曰政院萬

駭然矣礼曹草記不即入之薦計或至過日其為
驚悚如何哉該房承旨為先刺職令該府拿向嚴勘
政院首吏及該房書吏出付刑書施以刑配之典○
左副承旨沈啓錫疏答曰在院則一也爾亦罷職○
承旨前望黃基女蕙點尋命勿施○政院啓曰即見
兵曹草記則金席門下鑄之後耐太廟都監使令一
名被捉為穉子門限法意何等嚴重而下隸之如是
犯科乃之駭駭出付收司各別嚴繩門限前不得出
送之入直兵曹堂上從重推考郎廳所當勘而本院
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之啟稟傳曰允即

廳拿處○慶監尹聲大狀啓邊門禁防本自截廢而
離亂之類無難闡行常時不能禁飭之萊伯閔永勳
釜山念使申義和為先嚴黜訓尊別差等罪狀並令
彼司稟外事東朝侍曰現此狀啓可謂窮天地五萬
古所無之凶逆世豈無窮豈知有如此事罪人日
前自捕廳茂捕本道盤覈無復可論常時邊禁如不
蕩然必無生此等事之理萊伯釜山念使嚴黜猶是
輕典本事非但出場之前反涉張大一并使之載罪
行公雖以任譯言之此時不可逆送二為載罪至行
十二月以統制使任聖身收啓我人擱入倭館莫重

邊禁未克解弛左水使李崐彬常時不飭之罰狀令

廟堂稟外事東朝侍曰東萊釜山事已有日而道啓

判付左水使論罪安徐事回論○行祈雪祭○推鞠

委官洪爽周判禁金魯敬向事罪人南膺中原情更

金在田李殷相李明迪李鳳淳推後刑向一次訊杖二十一度罪人文憲周辛淳原

情與膺中面質○兵曹孟曰海美居却將南道壽受

由下鄉之路為捧他人私債假托本曹公錢勒捧三

百餘兩於沔川居民威脅恐喝為敗家產之狀至登

民訴故自臣曹詳細採探則無一差爽矣身為朝官

不有事面偽稱享司之約妄行虐民之政摺以法網

万、駭痛捧債之原錢今方移文法司因家僮區別
懲結而南道壽不可置而勿問為先汰去其罪狀令
該府拿問嚴處何如傳曰允○鞫廳草記問即鄭德
和曹錫亨加差事傳曰允○祔廟都監草記提調金
淳淳有實病今姑減下鄭元容差下事傳曰允○鞫
廳草記問即姜時永改差代洪在結差下事傳曰允
○政院啓曰鞫廳諸大臣有時急事年禁堂來詣請
對矣又曰大諫李鼎臣執義許晟應教洪在該校理
李殷相修撰曹錫亨詣閣詣對矣傳曰入侍○推鞫
罪人公彥原情罪人公彥刑一次杖三十度仍捧債

業○罪人公彥年五十一結業白身矣身根脚股父
有遺父笑父漢吉母李呂史母笑父載賢並三故曰
良子父母以胎生於京圻漣川縣隨父母長於中
部漢陽洞入藉居生是如可移居於忠清道定山冠
現面沈坪里是白身祔行凶節次段矣身本以錢玉
之賤兼之巢梳之凶嘯醜醜類積有凶困詬罵天日
看作常事乃與膺中輩互相綢繆畫宵講張莫非無
根之流說今番膺中之傳館投書中諸条凶言爛漫
相應有唱我和已是千剮萬戮程為不足之罪而乃
於鞫庭訊推之下肆發千古所無之凶言天地之所

不容神人之所共憤決不可晏刻留置北粟載之間
前波情都俱是窮凶極惡大逆不道的辜逢晚的三
罪不待時當日軍器寺前踏凌遲處死事○罪人辛
淳更推凌刑一次杖九度與膺中面黃傳曰推鞫姪罷○禁
刑一次杖十五度與膺中面黃傳曰推鞫姪罷○禁
府草記大逆不道罪人公產既已承服典刑應坐諸
人一查出依律舉行而藉沒家產破字諸澤降邑
誦羅守令等事依律舉行事傳曰允○推鞫罪人南
慶中惡情施威更招人膺中面黃杖七度信○
東朝傳曰彼鞫幾日端緒可謂得手不得乎逐日會

坐而旋羅雖謂之好箇消遣法可也推業既入姑羅
傳教未下而各得私次者古法本自如此乎鞫情嚴
秘何如而各司下隸充滿於堂上堂下云委官以下
苟有一分嚴畏忌憚之心寧至此境如許圍解如許
紀綱豈意坐而見之乎此意政院知悉○政院知悉曰
即者禁都來言領府事李相璜判府沈象奎右相朴
宗薰待命禁門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傳曰知道○又啓
曰禁都來言左相洪奭周待命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知道○又啓曰李相璜朴宗薰使錄事來言臣
等今於鞫坐伏親慈教下者辭旨截嚴非臣子所敢

晷刻承聞衷情震迫求死不得退伏金吾門外恭俟
斧鉞之誅右相仍納命召何以爲之敢稟○又啓曰
錄事來言沈象奎以爲今下慈教戡嚴恭位斧鉞云
之敢稟又啓曰錄事來言左相洪奭周付命仍納命
召之東朝傳曰何爲而胥命乎國朝四百年所無
之法無難行之故予心慨然自歎之辭也卿等休重
之大臣似無所動心安心還第○政院啓曰李相謹
沈象奎洪奭周朴宗薰使錄事來言臣等不忠無狀
致伏奉俄下慈教至於二字非常之教尤非臣子所
敢晷刻承聞者泥首席藁涕泣求死慈教存降臣等

萬法之罪益無所逃雖萬被誅戮不足小贖惟願盡
伏刑章而已左相右相仍納命召何以爲之敢稟東
朝傳曰雖刑兩司坐起雜人毋得任意出入名以鞫
廳各堂上卽廳之帶平無靴滿亂雜強同鐘樓國
綱之壞按無論已見侮於罪人者如彼非但寒心而
已使罪人對質而堂上或有無一負出坐之時云罪
人雖欲輸服見其血樣何畏而吐宗平如許鞫廳爲
之無益撤罷各還第安休○政院啓曰李相洪沈
象奎左洪奭周朴宗薰使錄事來言鞫事何未嚴
急而值前古所無之遲度設鞫多日端緒尚未鉤得

鞫情何辜嚴祕而喧投紼還商無坊禁國網獄休緣
臣本不忠無狀壞換無餘一則臣等之罪二則臣等
之罪覺負至重万歎難贖至竹訊推時不得終始出
坐臣等案是躬犯罪當為首負犯如此竟追誅殛則
國有典憲將安所施金木在前惟有恭俟而已何況
二字非常之教忍為承聞轉至多時人理臣分祗願
溘然滅死而無知云左右相仍納命臣敢稟東朝傳
曰國綱之陵棗非一朝一夕之故豈盡卿等之咎而
今番事果不可謂之善為卿等試思之千古豈有如
此孤危之時乎是故所望於卿者厚所望者厚故其

責也重卿等若有一毫未盡於國事之意則冲辟典
未亡人依於誰望於何是以慨歎尤深自然辭教過
中矣卿等似此難安前後傳教一並還收各安心
還第而如是下教之後不即退去則此不但不諱予
心卿等骨中有如何之意思也諄為之仍傳曰此批
君遣史官傳諭還傳命召于左右相東朝傳曰諸大
臣以辭教過中為胥命之私前後下教一並還收○
以院啓曰諸大臣又使錄事來宣臣等負万死之罪
徹三番之啓恭候嚴誅冀贖愆咎之万一茲伏奉慈
聖下教奉讀未半不覺拜淚之交發積勞如臣等而

容覆如天地辜恩如臣等而海濤如父母有罪輒貸
寄望深厚繼而有前後辭教還收之命臣等以此死
亦可瞑第念臣等之罪尚在未勘之中國綱緣臣等
而益壞鞠事緣臣等而中轍陵夷玩愒一至於斯有
臣如此生亦何為未伏常憲之前即臣等泥首求死
之日伏地涕泣惟願適被鈇鉞云何訖命名敢稟東
朝傳曰見卿等之附卷予心瞿然昨日下午教並為還
收則於卿等何有若一直不為還第則此卿等膏中
不釋然也然則是使予還為不安豈所望於卿等乎
即為安心是第何傳曰此批史官傳論還傳命名于

左右相○史官啓諸大臣等以為積罪在身未伏常
憲之前豈有蠢動之勢而今下慈教又若是申復雖
不敢以賤末去就更煩酬應謹當根付古人獄中上

書之意仰請处分云后曰知道○時原任大臣

象奎洪爽周朴宗董聯劄臣等之罪可勝言哉為人臣子忍見

千古所無之逆喪惡聞千古所無之凶言而曾未能
洞覈根窩快雪與憤少效涖飲明張之義一日二日
玩愒泄泄忍使凶醜至今假息尚與之共戴一天頑
其罪已非万殞之所贖主辱臣死古今之通義疾奏
討賊人臣之常分臣等不忠既未能即地溘死乃反

李相洪沈

怠弃職守擢壞事體或徑啟私次不待姑嚴之命或
曠日不赴猥占養病之便以至鞠庭肆辱之任一難
亂而獄體之重益復掃地而無餘觸事隨處無非
罪前後慈教咸出銑鉢每一承聞五內震悼伏地戰
泣惟誅誣是侯不意論教之身言符降於席藁之中
誨責則有如歲師之於羣蒙開誘則不啻慈母之於
迷子昨下傳教之還收九是格外曠絕之舉感激惻
惻不省所措至於孤危之時依於誰聖於何之教惻
惻哀痛木石可徹淚首哽咽血淚逆落報塞無階不
知死所以若眾犯荷此恩造滅方之非意詮之所敢

及而受此眷毗有若辜負且等之罪益無所逃且等
雖甚無狀亦有彝性慈教開釋之下願安敢更煩斲
應之忤而萬法墮分至此之極若不伏當被之罰國
體之壞損國綱之陵夷又將不知至於何境一向演
撓此非義分之所敢出而積罪未勘之前万無蠢動
之路冒死恥顧自附於獄中上書之義答曰昨下慈
教予小子亦切悚問已蒙恩收之恩昔在卿等豈但
撥頌而已即為安心還茅○東朝傳曰今番叛逆即
振古所無之變極情雖未究查區謀既盡從露當初
若無千瑛英之來告赴未發捕其醜釀滋蔓至於何

境乎朝家融功之典當有刑般示懲之舉千瑛英特
加折衝令該曹今日內五衛將作窰口傳擬入相當
外職待窰印為差送事分付兵部口傳以事五衛將
千瑛英○推鞠罪人南慶中刑一次杖五度與膺中
面質罪人文憲周與膺中面質後刑一次杖二十一
度停○上御熙政堂二十日東朝垂蓋鞠廳諸大臣
率禁堂清對入侍左副趙秉憲假注宋柱獻史鄧最
左相洪爽周左相朴宗薰判禁
金魯敬同禁李奎鉉洪學淵相璜等進前問候畢
東朝教曰何為清對也相璜曰今日膺中之招彥賊
函言之根故於之子故臣等相率亦對請逮捕

盤覈矣象奎曰向日則是十三歲兒安有知覺今日
則異於向日函言之根因既故於渠聞此言之後撥
以因體豈可容貸是以仰請方欲弔以爽周曰函送
餘葉之假息於輦轂之下已不成況今則函言根因
既歸於渠則逮捕一時為急宗薰曰連日沒鞠為覈
言根也今則言根既有所歸逮捕盤覈一時為急東
朝教曰推戴之非誰為之云乎必有其人矣象奎曰
膺賊之招渠不為之云東朝教曰欲為推戴必有主
張之人渠豈抑辦乎象奎曰今則函言既有所啟且
諸賊之招皆謂函言出於之子云矣東朝教曰十

歲兒何以知之欲為推戴之人姓名奏之可也象奎
曰到底寤覈然後乃可知之不分明之說何可仰奏
其姓名乎爽周曰諸招皆是亂言也今則函言根因
既已露出此亦彥斌之所傳云云東朝教曰推戴之
說即公彥之言而彥斌必稱為何人所誘云其姓名
指的仰奏也象奎曰此則案不得仰奏矣今番則為
覈實根而已東朝教曰此言則予不欲聞矣象奎曰
膺中札招不可信聽然今若逮捕此人則可頭實而
詳知矣且膺中之招即是亂招則豈可登於文字達
於宸聽乎東朝教曰既聞其言則豈可不問乎亂招

之際必有姓名予期欲知之更奏可也爽周曰臣於
當日未得參於勸坐諸堂又無傳道者臣豈可達乎
東朝教曰雖曰亂招其姓名當得聞必奏也予聞此
言然後還曰象奎曰胡辭不正証妄之說豈可信
聽而仰達乎東朝教曰然則請對之本意安在乎初
兒豈為此乎亂招雖曰証妄其姓名奏達也象奎曰
傳亂言是亦亂言也臣不敢仰奏矣爽周曰向來則
以之孫為言矣今日之言根何之子也事端各
異今日臣等仰請者乃覈函言根因而已東朝教曰
有主張之人然後覈案問可以推戴之之說既出

則何不問其主張之人乎必無一人之理詳奏也
且如是請對則想必知其姓名矣夜寒如此主上勞
動可憫連奏也象奎曰証妄之言皆是藉費之計也
何可達也且今日請對即為凶言根因也東鄉連為
但教曰姓名終不得詳奏甚恠矣毋論証同與藉置
必有姓名矣連奏也象奎大抵治獄必也現形察色
而臣則精力衰耗又是聽瑩罪人之招既未詳聞罪
人之面亦未細認今此盤數即凶言諸節而僚相之
意以請對為好云故今茲入侍而凶招訛說若是迫
問於臣等臣方惶悚不勝抑菀臣忝叨大官亦有

軀身又具彞性若有可達之事則何可不達乎相璣
曰亂言若是迫問臣亦嘗侍禮使之到而驅使之至
此曾冰小臣之所仰望於平日者也夷周曰若是下
問之下臣豈可不奏臣與僚相皆未及詳問之乞東
鄉教曰不為詳問何故也平朔於問之乃已詳奏也
又教曰聞推戴之說於為推戴之人則至
張人之姓名豈可不言乎象奎曰亂言使小臣侍奉
則是臣為亂言之人也况今日則為凶言之根而請
對乎因失詳泣下宗薰曰日前伏承嚴教臣未不勝
方之惶悚大抵今番秘事雖不為嚴秘然而今此亂

言第無形於文字之指的若故文彙中亦以詳達與
不載文彙乃考古登廷是豈事跡乎東郭良曰西郭
欺之何故也宗憲曰伏承嚴教臣等無更違之辭矣
象奎曰雖或差之必有後弊矣東郭教曰何事有後
弊乎其姓名詳奏也象奎曰惟誅罰是俟而已臣當
奮命矣東郭教曰此事何者命之有欲聞其始為推
戴之人名則置之案則誅之可也何不詳奏乎又教
曰既有推戴之說則不問其推戴之人可乎象奎曰
以欺一字下教臣宗抑塞矣東郭教曰大臣出去任
意為之也以一欺字行為晉命云予何以為之乎此

事非欺而何也不告主張推戴之人乃反逮捕入於
推戴之人乎象奎曰詳問其由然請對乃可而僚相
之意皆以明日請對臣則以今為言冒夜請對臣宗
惶惶然獄事則逮捕及詳問而未為不可言今若有
一毫得聞之事則如是嚴教臣豈敢不仰達而臣則
宗無所聞矣東郭教曰予豈以請對為非乎欲知其
主張推戴之人也象奎曰是欲使小臣為亂言也臣
之所奏止此矣東郭教曰畢竟不欲言乎相璜曰既
知其亂言而若是迫問臣宗哀痛自上行問亦非盛
德事也東郭教曰不覈主張之人先捕入於推戴之

人國朝四百年所無之事予則決不欲創行第其
主張人之姓名也毋論於廷與外間予必不惜矣相
璜曰嚴教之下伏願速被銜之誅任意為之教
案是乃已怵懼多乘周曰伏死退被金木之誅臣等
當齊命而臣等退去矣○政院啓曰諸大臣使錄事
來言臣等求對六條因供之驚心未暇深思而登廷
之後庶承其教此愧臣等罪措倉卒違逆大失事體
慚惡怵懼死不得雖伏承退去之命未敢處分之
前無以轉動泥首席葦惟候被誅仍他命召東朝侍
曰命召廷侍○政院啓曰諸大臣不敢僇處城圍今

方逆出門外云仍納命召東朝侍曰諸大臣之胥命
已是意外又為出城九是意外時原任大臣無端一
時出城朝象之愁痛已無可言鞫事方張之中如彼
為之豈所望於平日念先公後私之義即為還入之
意遣史官傳諭還傳命召于左右相○大憲金銘疏
畧噫嘻今此逆度千古所無也彥遠不道之說雲海
之所不敢膺賊包蓄之計逆麟之所不出也賊情叛
形甚已掀露而凶宮逆藪尚未覈破神人之憤宥有
極哉臣伏聞鞫坐大臣以賊囚亂招力立清覈之論
至有求對之采維未知其意之何居而蓋其因招所

出函言前後斷落即是一串則今之所謂言根即前
供之函言也君曰此殆足以疑似則何至於多日拖
過若曰此言都是謊語則又何至於深夜求對乎且
又聞求對之由即出於推戴二字云者既非賊徒之
所自為綢繆則言下破綻不向可知若以此等函評
適欲盤覈則產函鞫庭之肆蔑膺賊倭維之証言皆
不以驚聽如急書告變之例耶且伏念前席慈教屢
加質問蓋欲得其宗而處之也其在直道無隱之義
固當剖析仰奏之不暇而各棗舍糊反作裝如様子
至以未聞於僚相禁堂質言仰奏之苟如是也參鞫

本意果是何事求對初心終何不言舉措顛倒首尾
橫決且於是未敢謂大臣此論無所為而發也伏願
仰稟東朝亟降處分以折亂萌答曰大臣昨日事豈
有他意於此狹卿言太甚矣勿辭行公○史官啓李
相璜沈象奎朴宗薰以為恩勉及此有不敢以區區
去就仰煩酬應鞫事方亟謹當冒沒還入以為待旦
閑坐之地云○政院啓左相洪奭周使錄事來言始
章峻發情地万々危懼不敢僣處城外遜出江干轉
尋鄉路納命召東朝傳曰卿不見始跡批旨乎今謂
卿有他意此於獄非但事理之不近似予素知卿斷

斷無他之衷亦以仰弘量何因不當之始言不顧此時
時民國之事乎望物即隨史官安心還第仍傳命召
○推鞠罪人膺中刑一次林五度文憲周刑一次林
二十五度辛淳刑一次林十九度停○諫院陳南優
懋正李
源承聯劄仗見都憲疏始知以賊囚亂招至有求對之
承相顧驚惑繼切憂惋求對由於亂招即推戴二字
也凶言所發昨日無異則前之置諸謠說不以掛齒
者後猶有若疑似始乃發口乎齊膺諸賊之肆茂凶
証即載藉以來所無之條謀逆度而明知其唱和自
干天誅則忽以胡亂之証引視若奇貨欲作案究者

誠未知其意之所居噫彼主論之大且即洪爽周也
朝家所以委寄果何如而其立朝本末詭譎不正最
是先朝三十年卓越秉執無一句際及於製進謚冊
之中者已為國是之背馳莫過與言之喧騰有識憂
歎厥惟久矣今於羣情之所不到僚叔之所不可力
倡請覈半夜求對承措倉黃聽聞駭惑若謂出於存
慎獄躄則首尾顛倒求說不得若謂出於暗媒禍棧
則手脚露從宅心不知又况簾前慈教屢煩質問寔
出於必得其寔之聖念則仰奏之際終不剖析寔辭
緝繼專事推諉至以未聞於僚相禁堂尋語仰質起

尺之天者是豈大官直道事君之義乎臣分掃茂孰
不可恐情態陰險吁亦孔恠臣等聚首悖貽不勝駭
憤茲敢取獻明降处分俾靖世道答曰已諭於都憲
之批矣○玉堂副應尹致定校節澠徐憲淳副校書
雲承李深達修李繪九姜時永副修
批下尤不勝万之抑菴也噫彼膺彥輩叛謀逆節載
藉以來所未有之喪事館之潛投鞞庭之肆茂与諸
賊之日夜綢繆皆渠自唱自和以為狂惑疑眩之資
而欲售其稱兵之函圖也此個情狀人所共知為公
嚴覈之道只當盤向其根窩黨羽之如何而已函如

此輩詭罵天日閃弄東西以為苟延晷刻之招者俱
不足為取信此所以前日鞞招未嘗無推戴二字之
乱出者而非渠所自為造謀也又非渠所自急爰也
恐是渠暗地煽誘之說說也故鞞葉不在良有以也
彼左相亦既參閱事案則今此函証前後何異而前
何衰如充耳今忽奮不顧身有若禍棧之急迫力倡
求對咸折偉议若是之劾勦耶其意所在案不敢料
此大臣言或曰鞞自來如是云乎前日舍默何為
多日言之或曰囚招与前有異云乎一串貫来又誰
能欺然則無或有外借疑似之說內售顧眄之計而

然欤半夜清對人心尚今驚感前席漫漶臣分自啟
欺蔽且等於是雖欲為此大臣奉情怒罪而不得也
何幸司直之論案出公憤而不惟不賜允遂乃反有
貸假曲諱之旨或以大臣禮遇不得然而然耶禍
兆亂萌不可不折輿情衆論不可不循亟降处分焉
同批○史官陪左相洪爽周以為且不忠無狀罪合
万殞自速人言震懼危惶惟有不能割心割腸以暴
本情千万不自意密通之臣遠辱荒郊十行慈教淳
愨隆摯伏地擊瀆血淚自迸万、非死罪如臣所當
得者臣雖即日滅死已無餘憾而自願學負惟鉄鉞

是甘偃息近垌亦所不敢今方轉向江外云○政院
啓左相洪爽周使錄事來納命召東朝傳曰見前者
敦諭謂卿意釋然入城又此附奏如是况：以卿体
國之誠當此有事之時何拘人言之有無乎卿更勿
強引即為安心墨第仍傳命召○推鞠罪人膺中慶
中直捧結案罪人憲周捧違晚○禁府草記罪人憲
周出付法賞梟首事傳曰允○御營草記憲周大會
軍民於沙場梟首警眾事○禁府罪人辜淳矣鞠歷
议啓內遷徙入峽莫掩思亂之跡駭屑訛言終又与
賊而酌論其情節雖異於同各寃厥罪犯自啟於

亂言請幸淳令王府照律勘斬罪杖一百收贖流三
千里定配啓依允○禁府罪人慶中年三十六結案
白茅矣身根脚段父履久父矣父殷老母尹召史母
矣父晚東並只故母忿生存白良平父母以胎生於
楊根東面竹寺洞隨父母長養於西部冷洞入籍居
生是如可移居於忠清道水川曲洞是白手旆行
齒節次段矣身榮猷之種萃於至親陰辰之苞茂於
面目與鷹賊腸肚相連思亂樂禍晝宵揣摩曲洞里
嘯聚之凶圖出財主張鬱陵島詭惑之陰謀指日為
期甚至於人名之虛錄金書之捏出請張訛言排布

逆謀自處控執之副甘入籠絡之中究厥情狀万死
無惜尤其膺彥兩賊前後凶言無不爛熳同奏曲有
鬼神明有王法烏得免肆市之典謀叛大逆的案違
晚的只罪不待時西小门外凌遲处死事○罪人膺
中年二十七結案白茅矣身根脚段父履綏父矣父
綏老母李召史母矣父得俊並只故白良平父母以
胎生於南部苧洞隨父母長養入籍居生是如可移
居忠清道水川曲洞是白手旆行凶節次段矣身
以天生戾氣賦性妖邪梟獍鬼域湊成一身迨獍雲
海欲為傳法興化煽惑狂屠餘事射天罵日遂作荼

飯假托避亂之跡敢行稱亂之計移居曲澗先作淵
藪虛張彘陵島無人之地捏造真境嘯聚不逞之徒
錢貨擷用偽作烏有之虛名金書誑惑執禁掌等
偽号部署已定節聽敬陽輩師期眩誣尤甚清州城
先據之謀至月初至事之既誇張愚迷之類陰恠匪
測万群猶輕何幸千瑛英之茂告出而天網不漏諸
賊次第就捕則以死中求生之計為脫身投倭之舉
詐稱翰林官做出兩封書捏造虛謊孟浪誣罔不道
之說投不倭人欲挑逸譽指日渡海究其情節万
凶狠而及其凶罔送節盡位於彥賊鞫庭函招而極

矣彥賊函招即有天地生民以來雖至凶極惡之類
所未嘗萌心而蔑口者爾唱我和公和詎罵戴履天
壇含血噤骨惟委說去真與彥賊一而二：而一神
人所必誅天地之所不容雖千刀萬之萬嘗射之猶
未足以泄國人之憤寤天地窮凶極惡謀叛大逆謀
叛不道的宗遲晚的只罪不待時當日軍寇寺前如
凌達处死事○付过司啓謀叛大逆謀叛不道罪人
膺中令已承服正法矣其首級出付所落同夜下送
于東萊示倭館俾曉然知擗入投書誑謊罔譽之罪
何如傳曰允○史官啓左相洪爽周以為情地轉益

危懼不能循例附奏惟願違伏刑章云○政院終左
相來納命召東朝傳曰卿謂以情地危懼并與附奏
不為此乃有往無復也予心豈不憾乎使卿至於
此專由誠信之不相孚尚何言哉、遣史官更伸
前意仰其即入來○禁府幸淳全羅道與陽流三千
里定配事傳曰九○五司大諫南候樞執林基洙諫
李滄校李原達正李原庚
洪永圭副新啓洪爽周之罪可勝言哉賦性本自陰
惡行已無非詭譎薄恃文藝盜竊虛言傳絜區論而
作為家計欺誑一在之聰明濫握三事之樞要朝家
之委寄何如國事之艱虞何如而因念拂拭之洪造

專事沽術之悖習賣國市恩者作能事獲援倚黨未
忘宿怨至於力主登對之非而其一生包蓄逆露無
餘矣今番送獄即乃古未有之度也倭館投書捏造
凶禍鞫庭亂招倡肆流謔希及煽惑專出稱亂則為
今日此面者孰不膝掉而唯彼爽周以何心賜視為
陪人之言貨敵售樂禍之潛圖蒼黃求封無異惡書
之告度傳會清嚴有若賊賊之真伏其所設心吁亦
惜矣其其事之當嚴則是案其言也謂其言之是案
則是袒其誣也甘借產膏輩凶言必以狀毒而已若
不其計出於疑亂寃其心同敵於清張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及夫惡教之屢勤出於得其寧而處之
則直諫無隱反有何顧憚而俄之燭燬酌者今日
不聞於僚相禁堂前所閱盡文章者忽若不省為何
擇事端當初脅指於外者主乃面慢於前於敵以下
尚不可為人臣事君乃敢如此蓋其雖視義理根於
夙生腸肚我先王三十年秉執即迷不悖朕不惑之
天經地偉而謚冊模画之文全闕榆楊之辭其情迹
之莫掩分義之無嚴此已為斷業而丁丑春凶祿構
禍之計手分現化復露於今日心術之險秘可謂愈
往而愈恃在折亂崩之義決不可容貸請施以削奪

官駭門外黜送之典依啓○時原任大臣

李相璜沈
象奎朴宗

薰 恥劄臣等即有罪未勘之踪耳胥次徑宿由金吾
而為城外薰蒙嚴誅以小贖辜戾之万一而及奉恩
勉遽隨史官之後重赴王府之坐柔措之顛倒臣等
亦未嘗不自省自愧也時值治論諉葭僚相禁堂尋
鄉而方棘之鞫事則中獄而未竟矣沁池是懼去就
為輕雖不得不冒沒轉動而世苟有尚廉義而臣
等之後者將謂斯何善謂時日之稍過而欵為自掩
則誠無是處又幸公故之曲恕而視若無故則何非
有醜况且等之所以藉口進身者自托於討賊之義

而畢竟按獄未可謂到底寤寤批拔其根窩夫烏用
如此做官為哉此亦臣等之罪也茲敢恥微自列云
○ 答曰遂事也既往也今於或日之後何足追提乎

